

發財  
社會  
小說  
秘訣



8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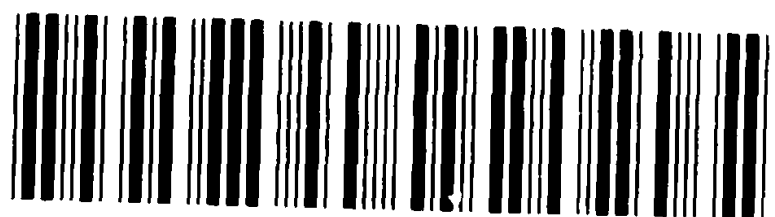
170722

社會小說

研人著

反財秘訣

上海羣學社印行



北师大图 B2354025

社會小說 **發財秘訣目錄**

- 第一回 關香港通商初發達 賣料泡窮漢得奇逢
- 第二回 察嗜好貨郎逐利 發儲藏夫婦秤金
- 第三回 開店舖廣交亡命 充漢奸再發洋財
- 第四回 區牧蕃初登寫字樓 陶慶雲引見鹹水妹
- 第五回 學洋話陶慶雲著書 犯鄉例花雪哇追月
- 第六回 五木無靈少爺賣猪仔 一條妙計財主仗洋人
- 第七回 洋奴得意別有原因 土老赴席許多笑話
- 第八回 花雪哇領略很心法 杭森娘演說發財人
- 第九回 世態炎涼寸心生變幻 榮枯得失數語決機關
- 第十回 舒雲旃歷舉得意人 知微子喝破發財訣

社會小說  
發財秘訣

(名黃奴外史)

(研人)

第一回 關香港通商初發達

賣料泡窮漢得奇逢

往事追迴淚似珠。十人中有九糊塗。致令一樣鬚眉漢。硬要從中判主奴。呵。呵。諸公風氣風氣。甚麼叫做風氣。據諸公說。自然是文明學問了。不知非也。據小子看來。只一個利字。便是風氣。而且除利字以外。更無所謂風氣者。諸公若不相信。聽我道來。自從通商之後。我中國二十二省之人。莫不異口同聲。曰。廣東得風氣之先。小子自己便是廣東人也。深信我廣東是得風氣之先的。不敢多讓。然而及後仔細想來。到底甚麼叫做風氣。到底得些甚麼風氣。轉覺茫然。查廣東通商最早。以前的可不必去細考他。自明朝以來。已與各國通商的了。考明史外國列傳。『壞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

占城。爪哇。琉球。淳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云云。壕鏡便是今之澳門。由此觀之。可見得廣東通商最早。又按明史。廣東巡撫林富上疏。請與佛郎機通商。有云。『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今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祖宗時。諸番常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御用。利一。兩粵比歲用兵。庫藏耗竭。藉以充軍餉。備不虞。利二。粵西素仰給粵東。小有徵發。卽措辦不前。若番舶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民以懋遷爲生。持一錢之貨。卽得展轉販易。衣食利四。』云云。說來說去。都是爲利。何嘗有半個字提到風氣。諸公這就怪我。說一個利字。便是風氣。除利字以外。更無所謂風氣了。這些遠事。且不說。等我再說得近些。自入本朝以來。外國人來得更多了。因爲他們

航海之術。日有進步。進行愈速。又視我中華爲六府之國。饒燕之勞。以羣鼠焉。有。不。思。染。指。之。理。呢。加。以。中。國。向。來。且。兀。然。自。大。環。繞。四。裔。盡。是。野蠻小國。他們來便說。是進貢我們去。便說。是册封傲岸。慣了。更不知甚麼。叫個外交外國人。初來時。他們便擺出那自大的樣子。傲然岸然。及至外國人。忍耐不住。翻了臉。打將來。他却又害怕了。把頭縮了進去。再不敢伸出來。因此着着失敗。喪師辱國之事。也不可勝紀。至道光二十一年。大學士兩廣總督琦善。割廣東之香港地方與英人。義律是爲中國割地與歐洲之始。亦即爲通商發達之始。此事之始末。往因來果。甚多。因與此書正文無涉。故不多贅。且說香港乃是一個海島。島中本有些居民。義律得了香港之後。即出了告示。曉諭島中居民。說是中國已將香港割與我大英。爾等世居香港之人民。從此皆當投降。改入大英籍云云。那些居民也有從的。也有不從的。不

必細表。義律乃與英國各商在香港築建洋房。設行貿易。慢慢的外國人來得更多。一切起造的水木匠。與及細崽厨子。洗衣匠等。在在須人。不免高出工價。求人應募。那內地的窮民。聽了這個消息。便有許多前往傭工謀食的了。那時候廣東風氣伶俜。他出的工價又較優。所以前往傭工之人。不出三四年。各各多能積幾二百銀元。帶回家鄉去。那些鄉下人。眼光如豆。看見一個銅錢。尚且有簸箕大。何況整百雪白的銀元。被他看在眼裏。那得不耀得他眼花頭暈。於是一傳十。十傳百。都說某甲發了洋財。回來某乙也發了洋財。回來了。這個風聲。一播揚開去。你想那一個不想發洋財。引得那無知之徒。都如水赴壑的。往香港去了。此時香港的生意也逐漸盛了。外國人也逐漸多了。所以去的人也都容得下。內中驚動了一個南海縣。張槎鄉地方的一個人。姓區名丙。一向只以小資販餬口。當時看見人家紛紛往香港去。

此之謂開  
風氣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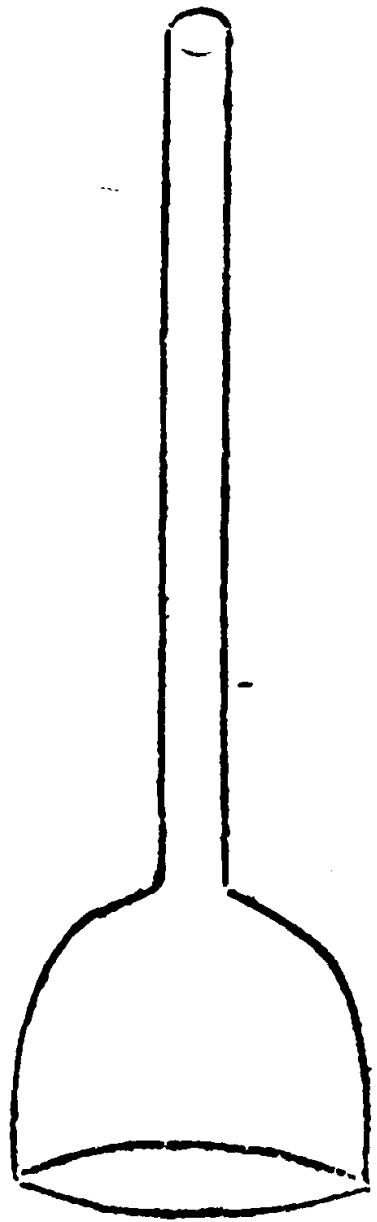
二錢銀子  
雖少仍是  
以本求利  
一見今日  
之發洋財  
竟有不名  
一錢者

又都說是可以發了洋財回來。便與自家妻子商量。也想到香港走一遭。碰  
碰運氣去。他妻子說道：「家有手藝的。是靠手藝去賺錢。懂外國話的。是靠  
傭工去受值。有氣力的。還可以去扛擡。你既沒有手藝。又不曉話。就是氣力  
也輸與人。你仗甚麼。可以去得。縱使香港是個銅山金穴。只怕你未必有本  
事去動得他分毫。我勸你息了此念罷。還是安分點。在家過窮苦日子的好。  
我也沒福做富翁的奶奶。區丙被他妻子一頓搶白。惱得氣也結住了。半晌  
說不出話來。氣忿忿的走了出門。到市上行去。心中也打不定甚麼主意。忽  
見一家店鋪。在那裏燒料泡。心中暗忖。把這個販到香港。或者有利可圖。我  
何妨試他一試。想罷便先去買了一個竹筐。再到那料泡店中。拿出二錢銀  
子。大大小小。買了二三百個。也不別妻子。附了船。逕到香港來。看官。那料泡  
是一件甚麼東西呢。原來是用玻璃吹成的一個泡兒。其樣式就和饅頭一



般。那饅頭面上正當中。却做出一個小管。那小管的玻璃畧厚。那泡兒的玻璃。却比紙還薄。靠底一面。那塊平玻璃。却做得略略有點微凹。用口啣着小管。微微一呼。那塊凹玻璃便凸了出來。復微微一吸。那玻璃又凹了進去。如此不停吸呼。那玻璃也不住的凹凸。其凹凸之時。却有聲響。作啖嘸啖嘸之聲。廣東人就叫他做啖嘸。是買給小孩子頑的。小的不過葶藶大小。零買只得二三文一個。大的饅頭大小。也不過十來文一個。其圖式如下。

## 料泡之圖式



區丙販了料泡。到香港去。在馬路旁邊。拿着一個。不住的啖嘸啖

明發財  
事業而日  
光如豆之  
守財虜偏  
鄙薄不爲  
日從旁非  
笑之奚獨  
笑區丙哉

嘖呼吸着。這是他們販這個東西的規矩。教人家聽見了。好來買的意思。在香港的廣東人見了。都笑道。這個人該死。香港地方。能有幾個小孩子。却帶了這個東西來賣。怕不蝕了盤纏也。區丙站了一會。見沒人照顧。便捋起竹筐。望熱鬧所在走去。走了一天。却只沒人請教。不覺心中懊悔。到了明日。又捋起來往外走。行行去去。去去行行。不覺到了一個所在。只見兩面都是洋樓。靜悄悄的路。少行人。他心中暗想。昨日走了一天熱鬧地方。不曾發得利市。今日怎麼走到這裏來。想是更沒有生意的了。但不知走過了這一條路。那邊可還有人家。心中想着。信步行去。口中仍是呼吸着那泡兒。嘖嘖。嘖嘖。的作響。忽然迎面來了一個外國人。看見區丙。立定了脚看他。區丙膽戰心驚。低着頭。只管向前走。去。那外國人嘴裏嘖嘖。咕嚕的叫了一句話。區丙不懂得。只不敢理。係他仍向前去。那外國人趕了上來。一把拉住。嚇得區丙。

放下竹筐唇青面白不住的瑟瑟亂抖那外國人低下頭在筐裏揀了一個頂小的對區丙又嘖咕了幾句區丙不知是甚麼意思接過那泡兒啣着小管一陣呼吸那外國人在他手裏取去又嘖咕了幾句區丙暗想莫非他要買麼這個頂小的在鄉下只賣得一文錢一個賣給他不可賣貴了恐怕他打聽出來說我欺他然而苦於不知這『一文錢』三個字外國話怎生說法無奈只得和他做手勢伸出一個指頭來那外國人看見就在身邊摸出一元洋錢他區丙大喜口中連說多謝多謝那外國人交了洋銀拿起那泡兒一吹只聽得嘖的一聲那塊底上的玻璃破了一大塊以後再吹就不響了外國人把他摔在路邊又揀了一個給了一元洋銀又拿起一吹依然破了外國人狠以爲奇摔了破的又拿起一個對着區丙嘖咕區丙此時福至心靈知道是問他的吹法他便接在手裏呼吸了一會又鼓動兩腮以示呼

吸之意。外國人又拿出一元洋銀。買了一個。啣着小管。用力一吸。呖的一聲。又破了。外國人不由分說。拉了區丙。就走。區丙嚇得魂不附體。死命掙住。不肯行。那外國人見他害怕。便用手向前一指。臉上帶着笑容。又噤咕了幾句。區丙見他並無惡意。才敢掙起竹筐。跟着他走。走到一條路上。見一座洋房。層樓高聳。四面都是門戶。外國人站住了。對着區丙做手勢。噤噤咕咕。又說了幾句話。區丙看他的手勢。猜度他的意思。料着是叫他在此等候。便放下竹筐。站住了脚。那外國人便走到洋房裏去。區丙在外擡頭從門口望進去。只見裏面立的坐的行動的對談的。有好幾十個外國人。原來是一所外國人的總會。區丙初到香港的人。那裏得知等了半晌。只見起先那外國人帶着兩個外國人。笑語而出。指着那料泡。說了好些話。又拿起一個。遞給區丙。做一做手勢。區丙會意。便呼吸起來。那兩個外國人見了。各以爲奇。於時每

人出了一元洋銀。各買了一個。放到嘴邊。呖嘯一聲。兩個都碎了。三個外國人一齊呵呵大笑。那兩個又各買了一元洋銀。買了兩個。仍只吹得一下都破了。一個便翻身入內。正是

運退黃金失色。時來黑鐵生光。莫譏舞袖太郎當。此是發財榜樣。

未知此外國人翻身入內。爲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以銀一元買一料泡。雖曰受欺。究屬頑意小事耳。近日粵東婦人。不知何所取義。供奉孫悟空神像。香爐之上。倒插料泡一個。偶然一響。則欣欣喜曰。大聖爺爺靈感。來佑我矣。此等迷信。省會富貴家尤多。余嘗細思其故。實因料泡倒插爐中。其筒口爲爐灰所閉。鬱抑既久。偶一發洩。發洩之時。其氣上衝。故作呖嘯響。屢試不爽。一日之中。多則響三四次。少亦響一二。

次總視爐灰之多少爲響數之多少灰多則氣愈塞愈塞則愈易鼓動而洩也孫行者本邱處機之厲言本無其人更安有所謂靈感乃屢向婦人輩剝切開導終執迷不悟莫之肯信嗚呼女學不明神權迷信區丙當日何幸得呬嘸而發財社會今日何不幸得呬嘸而迷信耶

寫區丙痴呆之狀描摹盡致寫區丙乎吾知作者之意實爲今日之發洋財者寫照耳今之發洋財者其痴呆如區丙其忠厚尙不及區丙也

第二回 察嗜好貨郎逐利

發儲藏夫婦秤金

却說那外國人翻身入內不多一會便一閃的跑了二三十個外國人出來。區丙拿了一個料泡不住的呼吸那些外國人都站着觀看內中有一個走過來拿起一個頂大的對着他噤咕區丙雖不懂說話情知他是問價心中也沒有主意隨手伸出一掌却是五個指頭都豎了起來那外國人便給他

五元洋銀拿了一個放在唇邊輕輕的學着呼吸却呖嘖呖嘖響了好幾聲。隨卽嘸的一聲破了。於是二三十個外國人爭着來買。隨買隨吹。隨吹隨破。不多一會把一筐料泡賣個罄盡。提了竹筐要走一個外國人却又對他噤咕着做手勢。用手向前一指却又回手向所站的地下一指。區丙知道是他再來的意思點頭會意。別了外國人一逕走到碼頭上。恰好走省城的船將近起碇。遂附了船。逕至省城。奔回張棧鄉家中。背着妻子悄悄地把洋銀一數。有五百數十元。心中十分歡喜。等到夜靜時悄悄的走到後院。尋着一個盛水瓦罐。提到房裏。把五百餘元都輕輕藏入罐內。又把那瓦罐放在一鋪空床底下。壁角旁邊。用點炭簍柴把等遮護住。身邊還帶着十餘元。捱到破天亮時。便起身趕到省城去。在舊木器店裏買了兩口輕巧杉木玻璃櫃。用水洗刷乾淨。買兩張紅綠紙。把裏面糊裱起來。又買了兩根繩子。一根扁

擔把櫃挑起。到料器店裏。買了不少的料泡。附了船。仍到香港去。走到那總會門口。却是靜悄悄的。不見一人。等了半晌。仍無動靜。不覺心中疑訝。原來他前一回到此。恰值十二點鐘之後。兩點鐘之前。是外國人午間吃飯休息的時候。所以各外國人都麪集在總會裏。他這一回到此。却已過了兩點鐘。直等到五點鐘之後。方纔陸續有人來。那些外國人看見他挑着玻璃櫃。那些料泡都安放在櫃內。便都指點說笑。意思是說他這個擔子比竹筐講究了。這一回也被他賣去不少。也有兩個外國人。學會呼吸之法了。於是一個教一個。差不多都教會了。這料泡便不大肯破。有一個外國人。把他帶到住宅裏去。叫那外國女人出來看。化錢買了。來都是一吹即破。驚動了隔壁鄰居的外國家眷。都來看看。見了。都要買。女人小孩子。嘻嘻哈哈的一陣。早又賣完了。區丙連夜又趁了夜船。趕回省城。天亮時。早到了。找一個相識人家。



寄下玻璃櫃。連忙趕回家。依然背着妻子。點了一點洋銀。數却有七百多元。照舊收藏起來。又趕到省城去。依然販了料泡到香港。話休煩絮。如此販了三四遍。他的洋錢已經積了三千多了。那些外國人都學會了那呼吸之法。便不以爲奇。不大買了。看官這舊社會中『福至心靈』的一句話。雖是極腐敗。不足信的。然而實有其理。那區丙看見外國人買的少了。他却弄一個玄虛。把那料泡兒吹作一片聲列之聲。外國人見了。又以爲奇怪。原來那種料泡。另有一個吹法。是用嘴唇啣着那管子。輕輕用氣吹進去。可以鼓蕩得成一片聲列之聲。當時外國人聽得。以爲另是一種東西。問他討過去。翻來覆去的細看。却只看不出個道理來。又遞過去。叫他吹。他又吹了一陣。一時間總會裏的外國人都出來看。又紛紛的買。誰知這種吹法。破的更容易。破的容易。他的生意却又好起來了。如此又販了兩三遍。洋銀積了有六七千。他

可物販夫  
乃能解此  
其發財因  
非微俸以  
得者也

看。着。這。料。泡。生。意。將。成。強。弩。之。末。了。便。回。到。省。城。在。市。上。問。行。要。尋。些。奇。巧。東。西。去。販。賣。忽。然。看。見。路。旁。地。攤。上。擺。着。些。窰。貨。小。人。兒。此。種。窰。貨。出。在。『石灣』地方。那。小。人。做。得。纔。和。棗。核。般。大。頭。便。像。一。顆。綠。豆。手。便。像。兩。粒。芝麻。却。做。得。鬚。眉。欲。活。栩栩。如。生。也。有。着。棋。的。也。有。撐。船。的。漁。樵。耕。讀。無。所。不。有。是。人。家。盆。景。上。假。山。用。作。點。綴。的。還。有。些。房。屋。橋。梁。木。柵。更。樓。寶。塔。之。類。花。樣。甚。多。若。到。石。灣。去。販。不。過。四。五。文。一。個。在。省。城。買。起。來。都。要。七。八。文。區。丙。看。了。便。觸。動。了。機。關。卽。刻。趕。到。石。灣。去。好。在。只。有。六。七。十。里。路。鄉。下。人。跑。慣。的。不。消。兩。三。個。時。辰。早。走。到。了。便。到。窰。戶。裏。去。揀。了。一。千。多。個。付。了。價。仍。趕。回。省。城。過。了。一。夜。便。趕。到。香。港。外。國。人。見。了。果。然。嘖。嘖。稱。羨。及。至。問。他。價。時。他。却。伸。出。了。兩。個。指。頭。那。外。國。人。便。揀。了。十。個。給。了。他。二。十。元。洋。銀。不。一。會。驚。動。了。總。會。裏。的。外。國。人。呼。朋。引。類。爭。光。購。買。那。消。一。日。工。夫。這。一。千。多。

個小人兒早變上了二千的洋銀了。區丙一想這個又是好買賣連忙運了。洋銀回家悄悄的安放停當又赶到石灣一販便是五千個好在這東西又輕又小既不重累又不占地方比着料泡兒更容易帶這回那些外國人竟有一買二三百三四百要寄回外國作貨物販賣的也有寄去送人的所以買的更多被他五六次一販鬧得賺下的錢也忘了數目了屈指一計做這個買賣不覺三個多月了我也該歇息歇息了便從此不做生意也不愁不是一個富翁了想定了主意便在省城寄下那兩口櫃仍然提着一根扁擔。逕回張槎入到家中取出一元銀叫妻子道你去和我買一副豬頭三牲回來下餘的錢多打些酒妻子道你又不曾許甚麼愿此刻又酬甚麼神呢區丙道我正要酬神呢妻子道你又不曾許甚麼愿此刻又酬甚麼神呢區丙道我此刻發了財了難道不應該酬神麼妻子道你發了多大的財却值得用三

是必下人  
木色

的禮佛也  
用不着三  
牲也一笑

只五十元  
便如此寫  
鄉下人可  
笑

牲翻神區丙在身邊取出一個紙包來。在桌上一放道：「你去看來。」妻子打開一看，見是雪白的洋銀，數了一數，整整的五十元。便笑道：「恭喜呢，是從那裏發來。」這注財區丙道：「你不要管，只和我快去買豬頭三牲來。」妻子道：「將就點，就買一隻雞罷。」等再發了大財，再用三牲不遲。區丙道：「菩薩多享受我點，自然保佑我再發財。你不要多說，快買來罷。」他妻子果然到市上去買了一副豬頭三牲，及神福紙馬、香燭等回來。夫妻兩個一齊動手，煮熟了。當天點了香燭，區丙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那妻子更是笑得合不攏嘴，搗蒜般叩了無數的頭。方纔起來，奠過酒，焚了紙馬，將三牲切開，燙上酒來。夫妻兩個對酌，妻子帶笑道：「當家的，你這注財到底在那裏發來的？何妨告訴我一聲。」區丙道：「你不必查問，你看見這雪白的洋銀，心愛不心愛？」妻子道：「爲甚不愛當家的，你可肯給我十元？我今年冬衣也沒有要，想做一件細布棉襖，過冬。」

區丙道。你要便拿十元去。有甚不肯。妻子喜歡得眉花眼笑。斟上一杯酒道。當家的。你還要發財呢。難得這般大量。請乾一杯。區丙接過一飲而盡道。我奔走了三個多月。今天是頭一回享福也。妻子道。正是。你這兩三個月以來。從不曾好好在家過一天。到底在外做些甚麼生意。我屢次要問你。只見你沒有好顏色向我。我所以不敢動問。區丙不答。在懷中掏出那包洋銀。打開取了十元。交給妻子。喜歡得他笑得眼睛沒了縫。連忙接過揣在懷裏。又滿滿的斟上一杯酒道。酒冷了。等我去再燙一燙。拿了酒壺走到竈下。把酒壺放在炭爐子上。取出那十元洋銀。翻來覆去看了。又看不住的痴笑。又喃喃的自言自語道。千萬不要是做夢。纔好一頭說一頭。又看不提防。把酒燙滾了。沸了出來。那酒烘的一聲燒着了。慌得他連忙去搶酒壺。把洋銀灑了一地。又不住口的往酒壺上吹。好容易把火吹熄了。纔去拾那洋銀。却找

寫窮婆子  
如繪不知  
怎生體會  
出來

來。找。去。只。有。九。元。心。想。這。裏。是。泥。地。又。沒。個。地。縫。難。道。是。鬼。來。搶。去。了。沒。奈。何。只。得。先。拿。酒。出。去。等。吃。完。了。酒。再。來。尋。找。想。罷。提。起。酒。壺。誰。知。那。元。洋。銀。正。在。酒。壺。底。下。遂。喜。喜。歡。歡。的。拾。了。起。來。揣。在。懷。裏。拿。酒。出。來。一。面。走。着。喃。喃。的。自。語。道。幾。乎。贖。了。九。元。區。丙。彷彿。聽。得。便。問。道。你。說。甚。麼。九。元。妻。子。乘。機。扯。謊。道。當。家。的。你。纔。給。我。的。洋。銀。只。有。九。元。區。丙。道。只。怕。是。數。錯。了。補。給。你。一。元。就。是。妻。子。忙。過。來。換。上。熱。酒。區。丙。又。給。了。他。一。元。他。便。暗。暗。喜。歡。的。了。不。得。二。人。又。吃。了。幾。杯。方。纔。吃。飯。吃。完。收。拾。過。了。已。近。黃。昏。時。候。區。丙。自。己。起。身。走。到。市。上。一。家。相。熟。的。雜。貨。店。裏。對。掌。櫃。的。說。道。不。知。寶。號。所。用。的。大。秤。可。是。天。平。秤。掌。櫃。的。說。道。我。們。鄉。下。人。家。都。是。老。實。公。平。的。所。有。大。小。秤。都。一。律。的。是。十。六。兩。天。平。秤。不。比。蘇。州。上。海。的。人。家。黑。良。心。專。門。刻。剝。小。負。販。用。二。十。四。兩。三。十。二。兩。的。天。打。秤。區。丙。道。如。此。乞。借。一。用。明。日。一。早。送。

還掌櫃的道。阿丙哥。可是黑夜裏還買柴。區丙道。正是。因爲秤是人家不停要用的。白日裏告借不易。所以連夜來借一用。明早好送還。掌櫃的就拿秤借給他。區丙一手提了秤錘。一手拿了秤杆。回去。及到家。是他妻子已點上燈了。看見區丙拿了秤來。便問道。當家的。你借秤來做甚麼。區丙道。有個用處。說着放下秤杆秤錘。把大門關上。進來。又把堂屋門關了。拿了秤到房裏去。妻子道。那房裏秤甚麼。你吃了酒。到臥房裏睡罷。要秤甚麼。明日再說。區丙道。你莫管。代我拿燈進來。妻子便拿了燈進房。放在桌上。只見靠裏面一鋪空床。床上也沒有被褥帳子等。只放着幾件盆桶器罐之類。看官。這一鋪床底下。便是區丙藏放洋銀之所了。當下區丙對妻子道。你代我把床底下的東西搬了出來。妻子便低頭把一個炭簍。幾把木柴。拉了出來。再往裏看。是一個粗麻布袋。用手拉了。一拉。却拉不動。兩隻手去拉。也拉不動。道。這是。

甚。麼。東。西。放。的。也。忘。記。了。重。得。狠。呢。區。丙。道。代。我。來。低。頭。彎。腰。用。手。去。拉。莫。想。動。得。分。毫。不。覺。暗。暗。吃。驚。起。來。道。也。罷。把。牀。拆。了。罷。於。是。親。自。動。手。把。牀。上。的。盆。桶。之。類。拿。過。一。邊。廣。東。鄉。下。人。家。的。牀。只。有。兩。條。板。檁。擱。上。幾。塊。木。板。只。要。把。木。板。豎。起。牀。就。拆。了。他。妻。子。拿。燈。照。着。區。丙。找。到。袋。口。把。繩。子。拆。開。他。妻。子。留。心。看。時。只。見。麻。袋。裏。面。無。數。的。小。蓆。袋。連。忙。把。燈。放。在。地。下。拆。開。一。袋。看。時。見。滿。滿。的。都。是。洋。銀。再。拆。一。袋。看。也。是。洋。銀。一。連。看。了。幾。袋。只。嚇。得。他。目。定。口。呆。心。驚。肉。跳。手。足。無。措。出。了。一。身。冷。汗。正。是

驚。喜。交。集。變。爲。怖。畏。窮。人。發。財。如。同。受。罪。

這。麻。袋。裏。的。洋。銀。不。知。究。有。多。少。且。聽。下。回。分。解。

凡。實。業。家。無。論。爲。操。藝。術。者。操。轉。運。者。皆。當。默。察。社。會。風。氣。隨。之。轉。移。然。後。其。業。可。久。可。大。每。怪。吾。國。人。無。論。所。操。何。業。皆。一。成。不。變。甘。心。坐。致。敗。



壞。是則大可哀者也。區丙一小負販，乃能潛窺默察，投其所嗜好者，嗚呼！母謂其富爲微致也。

販料泡一節，特欺之耳。至於石灣窰貨，不可謂非吾國美術之一。外人至今猶多購之者，然亦墨守舊法，不圖進步。工藝之徒，夫何足怪。猶怪夫士君子，動以關懷時局自命，而卒無以提倡之耳。凡事皆然，窰獨此窰貨已哉。

下半回無端寫區丙妻子種種醜態，非不得已也。以筆法論，所以反照第一回其妻子云云一段，使之相映成色，以命意論，實痛夫女子社會中實有此情景，特爲之摹繪傳神，使他日女子社會進化時觀之，猶可見前人之面目也。讀者得毋怪筆端尖利，有隙卽乘，無孔不鑽乎。

第三回 開店鋪廣交亡命

充漢奸再發洋財

却說廣東地方無論人家店鋪。洋銀是不用紙包的。是用一個蓆袋盛的。這蓆袋就同江南的蒲包差不多。不過蒲包是闊的。他是窄的罷了。論那蓆袋的樣子及大小。恰好是插得一個玻璃洋瓶進去。表明白了。不提。且說當下區丙的妻子。看了這許多洋銀。不覺喜極而驚。驚極而懼。顫聲問道。當家的。你從那裏弄來這許多銀子。區丙也不答話。一袋一袋的搬出來。搬了十來袋。便拿繩子總捆了。叫妻子帮着忙。拿大秤來秤過。用筆記了幾斤幾兩。放在一邊。再去搬那些出來。一一秤過。已是半夜時候。拿算盤來結了總數。一看。足足有三十二擔重。算了一算。除去蓆袋草繩等。大約不止五萬兩。自己心中也暗暗吃驚。遂和妻子兩個。仍舊把他藏在牀下。外面多堆些柴把稻草之類。把他遮護住。到了明日早起。區丙先去還了秤。然後到鎮上買了五口大缸回來。和妻子兩個。到屋後空地上。掘了五個大窟窿。把缸藏在地下。

言之一哭

何其言之  
痛也一哭

然後每夜悄悄地。把洋銀一包一包的運放在缸裏。用土掩埋。區丙又切戒妻子。不要洩漏與人。夫妻兩個。依舊是和平常一般度日。不過一切用度。比較前頭稍爲寬動些罷了。然而區丙却在外面。放出風聲。要置買田地。一兩年之間。陸續置了萬把銀子田產。又蓋造了幾間房子。那時一鄉之人。都知道區丙發了財了。親族鄰里。那一個不來巴結同里的。說起來。都是區大爺長區大爺短。同族的。不是說大叔叔。便是說大伯伯。甚至同姓不宗的。都來認本家。叙輩份。還有可笑的是。有一種姓歐的。一種姓歐陽的。也強來認本支。幸得區丙生性醇厚。見人家來親熱。也不過如此。從前人家疏遠他時。他也不過如此。閒少話提。且說區丙自從發了這一注大財之後。一順百順。真是俗話說的不錯。『福至心靈』了。並且一個人在窮困的時候。所與往來的。無非也是些窮漢。及至發了跡。就有那一班發財人。和他往來。所以他就得。

甚矣人之  
不可不發  
財也

了。門路把二、三萬現銀。存放在十三行第一家字號『伍怡和』裏生息。順便就託他帶點洋貨來。自己却在藩臺衙門前開了一家『丙記』洋貨字號。又到香港中環地方開了一家『丙記』雜貨店。自己却往來於兩間。喜得年年賺錢。他便一年比一年富起來。然而他還是鄉人本色。平日只穿的是藍布短打。黑布袴。腳上穿的一雙細藍布襪。除了拜年、賀節、赴席之外。輕易不穿長衣白襪。所以上中下三等人都交處得來。那上等。人雖然見他穿了短衣。然而人家都知道他是個發財人。就和他招呼。也不失了自己體面。那下等人見他。雖是財主。却是打扮樸素。和氣迎人。樂得親近。親近他。不定從中還想叨他點光呢。因此幾年之間。區丙交結的朋友。實在不少。香港的店裏。單備了一間樓面。專門接待朋友。內中就有許多。在廣東犯了事。不能容身的。走到香港去投奔他。他也來者不拒。因此一年之中。他那店裏吃閒飯的。

少說點。也有兩桌人。內中單表一個九江鄉人。姓關。名叫阿巨。因爲在廣東鬧了劫案。逃到澳門。那澳門却是一個大賭場。五花八門的賭館。說之不盡。阿巨到了那裏。不到幾天。把劫來的銀錢。輸個罄盡。遂附了輪船。走到香港。投奔區丙來。區丙也一般。招接。留他住下。這一住就住了五六年。一天不知爲着甚麼事。這關阿巨忽然一去不回。杳無蹤跡。區丙還以爲店裏夥計得罪了他。再三考問。却又不是。日久也就放下了。又過了一年多。區丙正在香港店裏坐着。關阿巨忽然走來。區丙大喜。接着寒暄已畢。區丙先說道。先年多有怠慢。以致吾兄一去不來。今蒙不棄。就可以大家聚首了。阿巨道。不瞞區兄說。我近來公事極忙。今日偶然得閒。特來探望。區丙道。關兄近日恭喜在那裏。阿巨道。我們且不要叙這些閒話。今有一注橫財。特來送與區兄。不知肯受不肯。區丙訝道。甚麼橫財。阿巨移近一步。說道。近來外國人因爲廣

東官府不許他們進城彼此鬧翻了。此刻英吉利派了兵船來打算要攻打廣州城。你知道麼。區丙道我也聽見有這句話。但不知真不真。阿巨道怎麼不真。此刻統兵大元帥是伯爵額爾金。我已經投到他部下充當探子。就住在元帥的坐船上。廣東的情形我本來熟悉。只有近來官場的舉動怎樣的佈置防備不得而知。官府又懸了賞格捉我。此時還未銷案。我自己不能入內地。就是到了內地官府的事也無從打聽。所以特在大元帥前保舉了你。不知你肯做不肯。區丙聞言心中一想。省城店裏本來有許多衙門裏人來做主顧。這件事只怕還辦得到。因問道。不知肯做便怎樣。阿巨道。你若肯做。我再一力在大元帥面前保舉你。每月坐支薪水五十兩。以後探事每件事酬銀五十兩。你願意麼。區丙道。我就是探着了事往那裏去報呢。阿巨道。你若肯做了。就回省城去。只做坐探。探着了事。只要寫起來。我那裏天天着人。

近。日。中。國。官。場。所。設。偵。探。隊。不。月。薪。每。人。不。過。二。十。餘。金。如。何。能。得。其。出。力。哉。

大好生意

發財秘訣

二十八

到。你。店。裏。走。一。次。有。便。交。他。帶。來。就。是。了。區。丙。道。我。怕。寫。不。好。識。字。又。不。多。恐。怕。要。寫。別。字。怎。樣。好。做。阿。巨。道。這。有。甚。要。緊。你。只。管。寫。了。來。莫。管。他。別。字。不。別。字。好。在。拿。得。來。是。我。經。手。區。丙。道。既。承。關。兄。如。此。關。切。我。如。何。不。做。但。是。這。件。事。做。下。來。不。知。能。賺。多。少。錢。阿。巨。道。每。月。坐。得。五。十。兩。其。餘。每。件。事。五。十。兩。看。你。的。本。事。去。探。訪。罷。了。區。丙。大。喜。即。與。阿。巨。約。定。即。日。動。身。回。到。省。城。住。在。店。裏。專。意。招。接。衙。門。的。主。顧。打。聽。些。海。防。洋。務。的。事。情。因。爲。他。一。向。是。個。老。實。生。意。人。衙。門。裏。的。師。爺。大。爺。們。只。當。和。他。談。天。便。多。有。告。訴。他。的。他。便。拿。了。這。個。去。換。銀。子。於。是。幾。時。佛。山。辦。團。練。幾。時。黃。埔。修。礮。臺。虎。門。添。了。若。干。兵。四。方。砲。臺。添。了。幾。尊。砲。買。了。一。刀。竹。紙。來。真。是。有。聞。必。錄。阿。巨。果。然。逐。日。差。人。來。取。可。憐。廣。東。地。方。官。一。齊。都。睡。在。夢。裏。那。裏。知。道。有。這。麼。一。個。細。作。在。肘。腋。之。下。更。兼。那。大。學。士。男。爵。兩。廣。總。督。葉。名。琛。終。日。在。衙。門。

裏禮拜神仙有時接見下屬無非講論他自己的文章學問這件事也被區丙當一件正經事報了出去在區丙不過是借此作一件事多賺他五十兩銀子的意思誰知阿巨得了這個信息以爲莫大機會專誠見了那個甚麼大元帥行了鞠躬禮告知打聽得廣東總督酷信神仙的話那大元帥聽了也不過笑了一笑不當一件事阿巨獻計道廣東人向來最信神仙有時百姓過於迷信官府還要從中禁止此時第一個總督先信起來百姓們自然比從前信的加倍了此刻軍務吃緊我們兵船已泊在省河多天不定何日開仗我們不如借此惑亂他百姓之心他自然疏於防範一經開仗就容易得手了那個甚麼大元帥就問怎麼惑亂法阿巨如此如此說了一遍那大元帥笑了一笑說道由你去辦罷阿巨得了令便到艙面叫人用黑紙糊了兩尊大砲拋在水裏那紙糊的東西到了水裏自然要浮起來了那省河兩



他偏能引  
出證據來  
可謂博學  
多聞

旁的船戶與及兩岸居民看見了便譁然哄傳起來說是洋人的鐵砲也浮起來了可見說甚麼船堅礮利都是欺人之談這句話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傳到了葉名琛耳朶裏葉名琛却以手加額曰大清皇帝之洪福也旁邊有個幕府便說道此愚民之傳言未必可信葉名琛道這是萬目共覩之事豈有不可信之理當初清兵入關之後來征江南福王逃竄一路勢如破竹只有江陰縣頑民不服欲拒天兵當時有一個武生明知不能抗拒又無法禁止因說道我們此舉勝敗未卜何不求神指示衆人問如何求法那武生道拿關帝廟裏那把鐵做的青龍偃月刀放在水裏如果能浮起來我們便可以舉事那武生之意以爲鐵是沈的意欲借此阻止衆人衆人依他之言把刀放在水裏誰知竟輕飄飄的浮起來於是衆人大喜一意抗拒後來王師到時全城被戮可見劫數難逃鬼神也會弄人的那幕府道此事雖見之於

又是好生意

野史却也未必可據。葉名琛道：「此事不必爭執。我們且請仙扶乩問個吉凶。」實信說罷，便叫傅司道伺候，具了衣冠，叫兩名道士書符作法。葉名琛自己率領所屬焚香叩首，名琛又默默禱告已畢，那乩忽然亂動一陣，然後判出「十五日無事」五個字來。名琛連忙焚香致謝，道士焚符送仙，名琛方纔回過頭來對那幕府說道：「如何神仙豈欺我哉？」那幕府只得默默無言。從此僚屬鄉紳來請設防，名琛一概置之不理。只說到了十五日就沒事了。這件事一做出來，廣州城裏各衙門都傳爲笑話。被區丙訪知了，又去報信。關阿巨便告知那個甚麼大元帥，那大元帥得了此信，就傳令十三日開礮攻城。轟天震地的攻了一日一夜，到了十四日，便把廣州城攻破。率領洋兵直入，把葉名琛捉了去。後來死在印度。這些後話表過不提。且說當時洋兵進城，嚇得衆百姓雞飛狗走，只有丙記洋貨店早早得了信息，到了此時，由阿巨

給他一個做記號的物件掛在門首。安然無事。樂得又發了一注洋財。這一次雖未曾調查得他賺了多少。然而想來也必不菲的了。區丙從做了這件事之後。更是安富尊榮。自從發財之後。生了兩個兒子。此時也都長大了。分在省港兩處管理店事。區丙自己還是時常往來。一日在香港店裏吃過午飯之後。忽見一個外國人進來買東西。後面跟着一個小後生。代那外國人傳話。甚是伶牙俐齒。區丙見了。不覺心有所觸。正是

諸公莫罵區丙。區丙原是愚民。今日赫然顯宦。如區丙者。幾人未知區丙看見這後生。有何感觸。且聽下回分解。

結交亡命。亦足以間接發洋財。在當局者雖或出於意料所不及。然自旁觀者視之。即不得不引爲秘訣矣。

咸豐丁巳。廣州失守後。有人撰爲樂府三章。以刺葉督。其一云。『葉中堂。

告官吏。十五日。必無事。點兵調勇。無庸議。十三。洋礮來攻。城十四。城破。無礮聲。十五。無事。靈不靈。乩詩耶。乩筆耶。占卦耶。擇日耶。』其二云。『洋礮打城破。中堂書院坐。忽然雙淚垂。廣東人誤我。廣東人誤誠。有之中堂此語。無可疑。請問廣東之人。千百萬貽誤中堂。是阿誰。』其三云。『洋船洋礮環珠江。鄉紳翰林謁中堂。中堂口不道時事。但講算學。聲琅琅。四元玉鑑。精妙極。今時文士幾人。識中堂。本有學問。人不作學政。真可惜。』又城破時。葉避居鎮海樓。尙復從容歌詠。知外人將擄之去。乃作詩題壁云。『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空言一范軍中。有其奈。諸公壁上觀。戍向何心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近聞日繪丹青象。恨態愁容下筆難。』零丁南去。歎無家。鶴訊猶存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真泛使臣槎。身經躍虎波濤闊。望斷慈烏日影斜。惟有春風依舊返。女墻紅遍木棉花。

花』中國秘史錄此二律。詞句微有不同。

第四回 區牧蕃初登寫字樓

陶慶雲引見鹹水妹

却說區丙看見那小後生和外國人傳話。齒牙伶俐。不禁暗想道。懂了外國話。到底便宜。像我從前賣呖嘴時。若懂了說話。只怕還不止賺那幾個錢呢。後來代外國人做了一回探子。亦因爲不懂話之故。由得關阿巨經手。我雖然發了點財。然而他那經手的。未免總落我兩個。想到這裏。未免自悔當初不學洋話了。想够多時。遂向那後生請教貴姓。那後生道。敝姓陶。又問台甫。後生道。賤字慶雲。轉問區丙。區丙告訴了。陶慶雲道。原來就是販呖嘴發財的區老叔。久仰了。區丙道。不敢。老朽是不中用了。像陶兄這等英才。正是前程遠大。後福難量。陶慶雲也自謙遜。他二人說話時。那外國人又揀了兩樣東西。叫陶慶雲問價。慶雲說明要一個九扣。回用說定了。價錢自有夥計和

只要如此  
便前程遠  
大後福難  
量了

好貨

不過看上  
他那一點

外國人交易。區丙又問慶雲這外國人是那家行裏的。慶雲道：他是「揸顛」行裏的大班。我是他行裏的寫字不瞞。老叔說我們行裏上上下下有四五。十個中國人大班。就是相信我一個。所以無論到那裏總要約了我同走。有甚麼事。只要我一句話。無有不靈的。區丙道：陶兄這樣精明。東家自然信用。沒有事。還望常到小店坐坐談談。慶雲道：當得過來求教。說話時。交易已畢。慶雲便跟着那外國人去了。到了五點鐘。過後慶雲一個人走來。向櫃上算了。午間買東西的回用。區丙便留着待茶。又談了些與外國人交易的事。區丙道：難得陶兄少年英偉。和外國人說話。十分順溜。像老朽半句也不懂。可憐。那年初到香港。見了個外國人。猶如見了閻羅王。一般。半句話也說不出。只好對了他做手勢。慶雲道：老叔自己不曾學會。不知有幾位世兄。可以叫他們學起來。區丙道：我們做生意人。從小就叫他學生意。那裏來得及學這

凡暴發者  
其子皆牛  
可發一嘆

妙妙既牛  
矣不牧之  
使蕃無怪  
社會中牛  
之多也一  
笑

偏做了此  
輩證據一  
何可痛也

個說時招呼一個後生過來和慶雲相見道。這便是大小兒。那後生出了櫃位。和慶雲拱手相見。慶雲便問台甫。區丙代答道。鄉下人沒有別字。小名叫阿牛。慶雲道。總要有個別字。朋友好稱呼。阿牛道。從前讀過兩年書。讀書的時候。先生代取了個學名。叫做『牧蕃』。以後我就拿這牧蕃做別字罷。慶雲又問貴庚。區丙代答道。十八歲了。慶雲道。恰好與我同歲。區丙道。他拿甚麼比得上陶兄來。慶雲道。方纔牧蕃哥說。讀過兩年書。那兩年。倘然讀的是外國書。此刻不是寫字。也可以做個跑樓了。不是我說句甚麼話。那中國書。讀了有甚麼用處。你看我們的兩廣總督葉名琛。聽說他是翰林出身。已經拜了相。可見得一定是讀飽中國書的了。爲甚麼去年外國人一來。便把他捉了去。他就低頭服禮。屁也不敢放一個。讀了中國書。若是中用的。何至於如此呢。阿牛道。不知我們要學外國話。要讀甚麼書。慶雲道。若靠着讀書學說。

可見專爲  
回用而來

不知道妙

話。那工夫就長了。要一面讀書。一面學話。方纔快當。我此刻還要回去有事。改天我再來和你談罷。說着起身辭去。區丙起身送了兩步。阿牛直送到店門口。問道。老哥在行裏甚麼地方。慶雲道。我們做寫字的。自然總在寫字樓說罷去了。這裏阿牛被他一番說話。說的心動了。一心要學外國話。過了兩天。看見店中事少。便走了出來。一直到了揸顛洋行。在門外觀望了一回。方纔趑趄進去。東張西望。又不知寫字樓在那裏。又恐怕遇見外國人。忽然看見一個人。從裏面出來。便硬着頭皮迎上一步。問道。請問此地寫字樓在那裏。那人把阿牛望了一眼。道。你問甚麼寫字樓。阿牛訝道。這裏不是揸顛麼。那人道。便是。揸顛。你問的是船頭寫字樓。洋布寫字樓。雜貨寫字樓。阿牛聽說。頓然呆了。半晌道。我問一位陶慶雲。那人道。不知道。說罷。掉頭不顧的去了。阿牛碰了這個釘子。搭趑着走了回店。悶悶不樂。再過了兩天。再去訪問。

第四回

區牧蕃初登寫字樓

陶慶雲引見鹹水妹



虧他聰明

走到揸顛門首。只見大門關着。靜悄悄地。沒個人影兒。方纔想着今天是個禮拜。白白走了一遭。依舊垂頭喪氣回去。過了一夜。到了次日禮拜一。心還不死。吃過早飯。再走到揸顛洋行。向各處仔細觀看。忽見一處樓梯口上。釘了一個黑漆牌子。牌子上面刻着一排飛金外國字。却不認得。那外國字底下。却橫刻着「樓字寫」三個字。心中悶悶不懂。忽然想起。這是外國派。右行的寫法。自然就是「寫字樓」了。再看那三個字之下。還有一隻手。用手指指着樓梯一面。暗想這一定是寫字樓了。大着膽。便拾級登樓。走到樓上。看見一帶長廊。劈面遇見一個赤脚的人。手裏拿着一本硬面子的外國書。阿牛便問他陶慶雲先生在那裏。那人道。我不知道。你到裏面問別人去。阿牛巡着長廊。轉了個彎。看見靠欄干的一邊。放着一張杉木板桌。陶慶雲和兩三個小後生。都靜悄悄的。站在那裏。阿牛向前招呼道。慶雲哥。違教了。慶雲擡

又是一個  
不知的妙

是初相識  
不甚記憶  
光景

只怕是寫  
字樓一笑

頭一看吃了一驚呆了。半晌頓然省悟道：原來是牧蕃哥請坐。請坐。嘴裏說着請坐。那個所在却並沒有一把椅子。站了半晌。慶雲道：請到這裏來坐罷。遂拉着阿牛走了。兩個轉彎到了長廊的盡頭。在身邊掏出鑰匙。把一個房門開了。讓進去。坐阿牛步了進去。却是漆黑的一所房子。深不到丈五。寬不到一丈。兩旁壁上用木板釘了八鋪牀。看官們看到這裏。一定說我撒謊。這深不到丈五。寬不到一丈的房子。如何容得下八鋪牀。原來他那個牀。就和輪船上的牀位一般。他那房裏兩對面釘了四個牀。拉那四個牀位之上。却還有四個。正應了一句魏志陳登傳的話。叫做『上下牀之間呢。』閒話少提。且說慶雲讓阿牛到得房裏。就請他在一個牀位上坐下。自己又出去。了一會。拿了一杯茶進來。阿牛道：慶雲哥。你不要忙。慶雲道：難得你請過來。怠慢得狠。正在說話時。忽聽得遠遠的一陣的零零的零零鈴響。慶雲便側着耳。

朵聽了。一會方欲開言。忽然一個人闖進來。向慶雲招手道。叫呢。慶雲便連少陪。也不及說。一聲飛也似的去了。阿牛獨自一個坐在房裏。出了一回神。此時入內已久。覺得房內雖是黑暗。却還辨得出東西。只見牀前放着一隻衣箱。就將衣箱面做了桌子上面。亂七八糟堆了些茶壺茶碗洋燈之類。又放着幾本書。拿起來一看。都是些『粉粧樓』『五虎平西』之類。內中却有一本外國書。翻開來一看。一些也不懂。那外國字底下都注了中國字。雖是認得那兩個中國字。却又不成句法。看了一會。一些也不懂。依舊放下去。不料碰翻了一個洋鐵罐。撒了一地東西。連忙低頭用手摸索。拾起仍舊放在罐內。拿來仔細一看。原來都是吃贖寸半來長的呂宋烟頭。又俄延了一會。慶雲纔推門進來。道對不住。得狠一語未完。又是一個赤脚的人。跟了進來。慶雲把手裏拿的一本外國書。夾着兩封信。交給那赤脚人去了。然後問阿牛

被之做寫  
字者局面  
如何

道牧審見。難得請過來。必定有甚見教。阿牛道。沒有甚麼事。不過仰慕陶兄。來談談罷了。陶兄此刻有事。我們改天再談罷。說罷起身要走。慶雲也不邀。留一同出了黑房。慶雲反手鎖了門。一同巡着長廊。彎彎曲曲的出去。走過一個門口。猛然聽得門裏面又是淅零零的一陣鈴兒響。慶雲便立住了脚。說道。恕不送了。說聲未絕。便推門進去了。阿牛獨自一個走了。下樓自行回去。心中也莫名其妙。呆呆的在店裏坐了一天。到了下午五點鐘之後。慶雲忽然走來。對阿牛道。回候回候。阿牛連忙讓坐。學徒送上茶來。阿牛又親自送上水烟。慶雲口中本啣着半段呂宋烟。按過火來吸着了。阿牛道。我因為欽羨陶兄的外國話說得好。今天特去請教。不料陶兄事忙。是以不敢多打擾。慶雲道。這話也不是三兩句話說得明白的。以後我們沒事。彼此儘可以談。阿牛道。今日無事。就請在小店便飯。我們可以多談談。慶雲道。豈有

此理。我還沒有請你呢。牧蕃兄今日如果無事。我們到外面去走走如何。阿牛道家父今日早上到省城去了。店裏沒人。須得在這裏照應。少陪了。慶雲道。店裏自有夥計們做事。偶然走開一兩次。何妨。你要學外國話。我有一個外國話很好的。我帶你去見見如何。阿牛聽說。遂答應了。當下又寒暄了幾句。慶雲便立起來。約了阿牛一同出去。走過了兩條馬路。到了一條巷裏。走到一家門首。慶雲推開門。讓阿牛進去。阿牛再三謙讓。慶雲便自先行。阿牛跟着。到得屋裏。一看。只見不及三尺深的一間房子。當中供了好些觀音菩薩。關聖大帝。天后元君等。菩薩立脚未定。裏面走出一個女子來。挽了一個上海式的圓頭。額上覆了一排短髮。雙耳上戴着看不見那麼大的一對耳環子。穿一件淺藍竹布衫襟。頭上的鈕子却是赤金的。領上圍了一圈夾。紅夾黑的珠穿的領圈。下身穿了一條雲紗袴子。沒有穿襪。拖着一雙黑皮。

只怕又是  
寫字樓一  
笑

拖鞋。臉上。却。還。不。施。脂。粉。天。然。本。色。阿。牛。見。了。暗。暗。稱。奇。道。這。個。明。明。是。鹹。水。妹。慶。雲。怎。麼。和。他。相。識。起。來。只。見。那。鹹。水。妹。見。了。慶。雲。便。道。怎。麼。這。樣。早。吃。了。飯。沒。有。慶。雲。道。沒。有。呢。『。接。着。噤。咕。噤。咕。的。說。了。幾。句。外。國。話。』。那。鹹。水。妹。便。對。阿。牛。看。了。一。眼。說。道。房。裏。請。坐。罷。慶。雲。便。拉。了。阿。牛。走。到。後。面。一。間。房。裏。只。見。那。房。裏。比。外。間。大。了。許。多。靠。裏。面。放。了。一。張。洋。式。鐵。牀。帳。子。褥。子。一。律。洗。得。雪。白。當。中。擺。着。一。張。洋。式。圓。桌。旁。邊。擺。了。一。張。洋。式。梳。妝。檯。又。擺。了。一。排。外。國。籐。椅。一。張。外。國。躺。榻。也。十。分。潔。淨。慶。雲。讓。阿。牛。坐。下。那。鹹。水。妹。便。放。着。嗓。子。叫。一。聲。阿。彩。後。面。便。跑。了。一。個。蓬。頭。赤。脚。的。丫。頭。來。那。鹹。水。妹。劈。臉。啐。了。一。口。道。有。客。來。了。也。不。知。道。沏。茶。阿。彩。便。沏。了。兩。碗。茶。分。送。到。二。人。跟。前。慶。雲。又。對。那。鹹。水。妹。說。了。幾。句。外。國。話。鹹。水。妹。道。不。要。麻。煩。了。我。知。道。了。慶。雲。方。纔。回。過。臉。來。和。阿。牛。談。天。阿。牛。道。聽。見。你。們。說。的。外。國。話。

實在流利。不知到底怎樣纔學得會。慶雲道：「不瞞你說，我從前到過澳門，學過西洋話。阿牛詫異道：『怎麼西洋話又另外一樣的麼？』慶雲道：『自然兩樣。西洋是大西洋，香港通行的是紅毛話。我學了兩個月西洋話之後，聽見人家說西洋話不及紅毛話通行，恰好我有事到香港，便從了先生讀起書來。阿牛道：『不知讀的是甚麼書。』慶雲道：『十啤令卜。』阿牛不懂。慶雲又說了一遍。道：『這個書猶如中國讀的三字經一般。我讀了兩個月，誰知要靠他學說話。是沒有用的。我就不讀了。專門學起雜話來。阿牛道：『甚麼叫做雜話。』慶雲道：『各種應酬問答有用的話。我學一句，記一句，恐怕忘了。自記用筆寫起來，此刻已經有厚厚的一本了。阿牛道：『幾時要借來看看。不知可以不可以。』慶雲道：『可以之至。我明天送過來，但不要再弄失了。這部書我將來還要刻板的呢。』正說話時，忽聽得外面一陣亂嚷，不覺吃了一驚。慶雲便起身往外張望。正

是

欲識發財秘訣。先要審辨時機。兩句洋涇浜話。到底落了便宜。不知外面爲了甚麼事亂嚷。且聽下回分解。

陶慶雲自稱爲寫字。寫字者。書記之俗稱也。然一路寫其居處行逕。令閱者自知其爲何等人。而爲之掩卷一笑。顧阿牛猶殷殷景仰之者。固由於鄉愚無知。要亦以爲學會洋話。易於發財之故耳。甚矣財之足以迷人心竅也。

第五回 學洋話陶慶雲著書

犯鄉例花雪畦追月

却說阿牛和慶雲正談得高興。忽聽外面一片聲嚷。慶雲站起來。探頭往外一望。忽聽得一個人大嚷。追哪哪。那不是阿樞麼。那鹹水妹也出來招呼。那班人便一闕而進。阿牛擡頭一看。共是三個人。嘴裏亂說亂笑。慶雲便介



紹與阿牛相見。指着一個道。這位魏又園。又指一個道。這位花雪哇。又指一個道。這是家兄。別字秀幹。阿牛一一招呼。慶雲又指着阿牛對三人豎起一個大拇指來道。這是丙記寶號的少東區牧蕃兄。招呼過了。那鹹水妹又招呼請坐。然後出去。慶雲便對那三人。噤哩咕嚕說了一遍外國話。又園秀幹都點點頭。又向阿牛看看。只有雪哇不懂。慶雲又拉他到外面。唧噥了兩句。方纔進來。幾個人又亂談了一會。忽然中國話忽然外國話。有時外國話說不完全。說兩句中國話來湊足。阿牛在旁聽得着實羨慕。秀幹忽對慶雲道。方纔我聽見說大班日間要到上海。不知可曾對你說起。慶雲道。我也聽見說。不知確不確。又園插嘴道。倘使連家眷一起去。只怕你兄弟兩個都要去的了。秀幹道。阿樞總是不肯留心。須知我們既然得了這種好事。總不宜輕易丟了。我已經和女東說過。求他是必帶我兩個。又園道。你們若是去了。我

也要想法子去走走。我有個家叔在上海。可以託他謀事。慶雲正要答話。秀幹先說道。既然令叔在上海。大可以去碰一碰機會。雪畦道。你們都是精通外國話的。都想去發洋財。只有我這一竅不通的。只得仍舊回鄉下去混。慶雲道。這又不然。說時指着阿牛道。這位牧蕃兄。父子兩個。何嘗懂一句話。此刻不是赫赫然大東家麼。正在高談闊論。那鹹水妹早帶着那小了頭來。收拾開圓桌子。擺上杯箸酒壺。又擺上四五樣香腸。又燒之類。後來又搬出一大碗加利雞來。慶雲就親自篩酒。讓阿牛當中上坐。又叫阿直哥坐這裏。阿雷哥坐那裏。又園忙道。罷罷。各人都有別字。不要只管提着名兒叫了。於是紛紛坐定。那鹹水妹也坐了下來。彼此傳杯弄盞。慶雲十分得意。又和那鹹水妹說了好些外國話。忽然問道。我前回叫你問東家。那『饑荒』兩個字。是怎樣講的。你問了麼。鹹水妹道。問了。是叫『噍棉』。我並且叫他寫了出來呢。

說罷起身。在梳妝檯抽屜裏翻了一陣。翻出一張外國紙來。遞給慶雲。慶雲接來一看。一面寫了一路外國字。London—Famine。於是又園幹秀爭着來看。又園道。阿樞哥真是留心。慶雲道。你纔說不要提着名兒。你又怎了。又園道。是。是。是我的不是。慶雲又叫鹹水妹取過我那本簿子來。鹹水妹取出一本外國簿子。慶雲接過。取出鉛筆。在那簿子上寫了『饑荒』兩個字。底下又註了『啫棉』兩個字。又在旁邊照樣描了那一路外國字。阿牛看見便要借來看。慶雲順手遞給他。雪畦道。慶雲兄真是留心。將來你的英話怕不學的。精而又精。慶雲道。越是這種冷門說話。越是不能不留心。萬一東家要說起來。回答不出。豈不要受他兩句『夫廬』。他們說話時。阿牛打開簿子來看。看見上面分作兩層。上層便是一句中國話。下層却寫了好些口字旁的字。看着十個。倒有八個不識的。又且絕無文理。旁邊或加一點。或加一圈。或加一。

描字妙可  
見未曾會  
寫也

豎實在莫名其妙。只得交還慶雲。慶雲正要說話。又園忽說道。令東到底是到上海不是。也要預先謀一謀。慶雲正色道。這是家兄瞎操心。老實說。敝東和我就同一個人一般。憑他到上海。到下海。怕他少得了我。我們這樣人。老實說。誰見了。誰歡喜。你看和我們一輩的人。那一個不是一年換兩三個東。家頂了不得的。做了一年。也要滾蛋的了。我從在澳門跟着敝東。直到此時。足足三個年頭了。那一天。他不讚我兩句。上個月。我受了點感冒。請了兩天。替工。等我病好了。到行裏。他對。我着實罵那替工的人。說他萬萬不如我。你想他能離得了我麼。阿牛在旁聽了。又生了許多欽羨。又請教他那簿子上寫的。可是外國話。慶雲道。正是。這是第二本。你如果要學。我明天把第一本借給你。阿牛謝了。又謝。當下吃過數巡酒。大眾飯罷。掌上燈來。又談了一會。慶雲又和秀幹咕嚕了許久。秀幹自去。又園雪哇。也要告辭。阿牛諒來。慶雲

是不走的。也起身辭去。到了明日。一早就去找慶雲。仍舊到那黑房裏坐。慶雲道。你來。我知道你是要借我那本書的。我那本書却在家裏等我。幾時找了出來。送去給你罷。我這裏不便。你也不必常來。我有了空。到你那裏談罷。阿牛只得辭了出來。恰好在路上碰見又園。問往那裏去。阿牛告知借書的原故。又園道。你也太犖了。他那個書費了多少心血。弄出來。他將來要刻板賣錢的呢。怎肯輕易借給你。你要學英話。還是化兩塊錢一個月去讀書罷。阿牛恍然大悟。因拉又園到店裏去坐。從此阿牛又和又園做了朋友。不多幾日。又園走來。對阿牛說。今日慶雲跟東家到上海去了。我在香港沒有事。也和他同去。走一遭。碰碰機會。阿牛是日不免和他兩個送行。然而自他兩個去後。雪畦也不見了。秀幹聽說也到上海了。未免寂寞寡歡。一連過了幾個月。他老子區丙到香港來。叫他且回鄉下去料理些家事。因此阿牛又回

張棧去了幾個月。方纔到省城店裏。打算畧住幾天。再到香港。一天正在店裏坐着。忽然門外走過許多人。嘴裏都說是遊刑遊刑。阿牛擡頭看時。只見一個人。手裏提着一小猪。又一個人。拿了一面銅鑼。一根棒。後面又一個人。被人反綁了手。身上脫得精光。只賸一條袴子。一個人拿着大姆指粗的籐鞭。跟着那拿鑼的人。鏗的打一下鑼。這個人便舉起籐鞭。向那反綁的人。狠的打一下。凡是一聲鑼響。便是一籐鞭。後面又跟了一大羣看熱鬧的人。如此一路走來。在店門口走過。阿牛定睛一看。那被人反綁了受打的。不是別人。正是在香港相識的花雪哇。又覺吃了一驚。暗想他犯了甚麼事。受起遊刑來。又看見前面提了一口小猪。不覺暗暗歎道。這一口猪。值得甚麼。却去受這種苦惱。看官知道這遊刑是甚麼刑法麼。原來廣東地方的一條鄉例。因爲遇了鼠竊狗偷的。若是送到巡防局懲辦。不過打他幾十小板子。就

放了。那班鼠竊。這等打法。他並不怕。這邊纔打過。放了他。一出來。又到那邊去偷了。所以定了這條例出來。凡捉着此輩。並不驚官。只由街坊叫了地保來。把他綁了。拿了所偷的贓物。遊行各處。一面鼓着鑼。打着他。等到遊過了幾條街。已是打得體無完膚的了。這便叫做遊刑。有兩個尖刻的人。和他取了個別名。叫做『追月』。因爲那面鑼是圓的。像一個月亮在前面。他後頭緊緊跟着。所以題出這個雅號來。閒話少提。且說花雪哇在香港混了幾時。無所事事。只得仍回省城。投在一家米店裏做出店。幸喜生就一身氣力。除了挑送米糧之外。遂可以幫忙舂米。因此每月還賺得五錢銀子工錢。安分過了兩個月。到了第三個月。就有點不安分了。領了工錢。就到賭館裏去賭。一天被他贏了十多兩銀子。便觸動了他的發財思想。坐了輪船。到澳門去。思量大賭一場。就此發財起家。誰知命運不濟。賭了個大敗而回。流落在澳門。

鄉人猶有  
不忍之心  
亦恰成爲  
一嘆而已

和一個鬪豬的蔡以善相識起來。却屢次偷了蔡以善代人鬪的小豬去賣。蔡以善是個有心計的人。以爲在這裏鬪穿了。不過關他幾日巡捕房。倒便宜他吃飽飯了。好得這鬪豬的事業。隨處可以謀生。就約了雪哇。回省城去。這雪哇屢次偷他的豬。他只佯作不知。弄得愈發膽大了。這天又去偷。却被以善看見了。登時大喊起來。被街鄰人等。當堂拿獲。就請他追一回月玩玩。不想走過丙記門前。被阿牛看見了。心中着實不忍。他犯了這事。又不便上前相認。心中躊躇沒法。信步走出店門。遠遠地跟着他去。看他走到那裏釋放。只聽得一下鑼聲。便是跟着一下鞭聲。雪哇哭喊聲。看熱鬧的人叫好聲。阿牛一路跟着。幸得轉了兩個彎。便釋放了。那些跟着的人。便一閃而散。雪哇發脚便跑。阿牛在後叫他。他也不答應。阿牛便跟着他走。只見他走到一處廁所裏。伸手在一個尿缸掬起尿來。洗那身上的傷痕。這也是他們做小



竊的秘訣。凡受了毒打。傷皮見血。必要用尿洗過。纔得止痛。阿牛看見他如此。便不好走近。只得遠遠站着。叫一聲雪娃。雪娃擡頭一看。見是熟人。羞得滿面通紅。說不出話。阿牛道。你弄乾淨了。到我店裏來。我有話和你說。你認得我店裏麼。雪娃點頭道。認得。阿牛便自回去。直等到晚上。雪娃纔來。不知在那裏弄了一件破衣穿了。見了阿牛。先自漲紅了臉。阿牛把他一把拉到房裏。悄悄的說道。你在我跟前。也不必怕難爲情。我們既有一面之交。總要帮你的忙。你在這裏存身不得。我借給你盤纏。先到香港去走一遭。再圖事業罷。正是。

只要發財能有術

英雄不問出身低

不知雪娃肯去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鹹水妹家。數人聚飲。觀其言動舉止。已知都是能發財之輩矣。獨是花雪

哇。於外國話一些不懂。雖有大財。正不知其如何發起。後來更犯遊刑。可謂水窮山盡。不知下回。彼乃先得奇遇。如阿牛者。徒藉其上人之餘蔭。後此竟寂寂無聞。甚夫。苟無秘訣。不易與言發財也。

第六回 五木無靈少爺賣豬仔 一條妙計財主仗洋人

且說雪哇聽見阿牛如此說。連忙跪在地下。叩頭道。難得老兄如此週全我。沒齒不忘。阿牛扶住道。快不要如此。你這回到了香港。好歹謀個事業。不要再做這等事了。雪哇只是唯命應命。阿牛取了五元墨銀。給與雪哇。雪哇便拜謝去了。找了一個僻靜所在。養息了兩天。真是賤皮賤肉。打得那般肉血橫飛的。不到幾天。已經全愈了。便附了輪船。再到香港。仍舊做他的本行。投到一家米行。去做出店。到了晚上沒事時。却依然聚了幾個同事的賭番攤牌九。也是他合當發財。被他一連幾夜。贏的不少。一個同事阿三。輸的當賣

發財機會  
到了

皆空因說道。倘然真是輸的不得了。便要賣豬仔了。雪畦道。說起來。我不懂這賣豬仔。賣到那邊。有甚麼好處。阿三道。有甚麼好處。不是不得了的人。總不肯出這個下策。此刻有許多人也知道到了那邊的苦處。不肯去了。所以那招工館裏。此時因爲自己願去的人少。便設法拐人去了。雪畦道。又不是小孩子。如何拐得。阿三道。遇了那窮到不得了的人。拿甜言蜜語騙了他去。不和拐的一樣麼。不然。我也不知道。我一個親戚在招工館裏做夥計。是他告訴我的。雪畦道。令親是那一個。可以帶我去見見麼。阿三吐出了舌頭道。那招工館是去得的麼。除了他們夥計之外。任是甚麼人進了去。就不放出來的。雪畦道。却是爲何。阿三道。爲何販你到南洋去。雪畦道。這等說。你要見見令親。也不能的了。阿三道。他晚上沒事。便出來吸煙。我要見他。總是到烟館裏去。雪畦道。此刻晚上。我們也沒事。何妨去望望他。阿三道。你莫非賣

猪仔麼。雪哇道。你不要管我。打聽得那邊好。我也賣了也說不定。阿三道。如此我就和你同去走走。說罷。一同出了米行。到烟館裏去看官。你道雪哇真個要賣猪仔麼。這賣猪仔的情形。他早已爛熟胸中。不過苦於招工館裏沒人認得。所以聽見阿三說。便急急要去見他的親戚。當下跟着阿三。走到烟館裏。見了那人。彼此通了姓名。原來那人姓高。名叫阿元。相見過後。無非東拉西扯的談了一會。便別去。從此之後。到了晚上沒事。雪哇便一人溜到煙館裏。和阿元談天。久而久之。漸成知己。雪哇更知道了招工館的章程。與及秘訣。半年之後。便辭了米行。坐船到了新安。設法投奔到一家賭館裏。做個看門。從此留心那班賭客。有輸急了的。他便和他拉相好。薦他到香港高阿元那裏去謀事。如此一年多。也不知他薦了多少人。他的囊橐漸漸充盈了。便自己開了一家賭館。此時下手更易。上當的更多了。膽子也愈弄愈大了。

一天新安縣的少爺拿了幾百銀子來賭。輸個罄盡。原來這筆銀子是一筆甚麼公款。他輸了。不敢回去見他老子。徬徨無計。雪哇見了這個情形。便招呼他到裏面去坐。那少爺又不敢說出真姓名來。只說輸了銀子。不敢回去見父親。又不敢說出他父親是新安縣雪哇。看見是一個外路口音的人。更加大膽。便道。你此時既然不敢回去。何不到香港去暫避幾時。你如果肯去。我那裏有個朋友。叫高阿元。爲人十分慷慨。你去投奔他。或者他能助你一臂之力。那少爺道。此刻進退無路。也只得去走一遭的了。便請你寫個信給我。好去見那高兄。可憐雪哇。是一字不識的。如何會寫。便到外面找了一個識字的夥計來。叫他寫一封信。給高阿元。又借給那少爺三錢銀子。作盤費去了。新安縣衙門裏憑空失了一位少爺。那縣太爺十分着急。叫人在外面四處打聽。有人當日看見他在雪哇賭館裏賭錢。說了出來。被縣太爺知道。

了。即刻發下封條。出了票了。叫值日差去封賭館拿人。雪哇自從開了賭館。以來衙門差役是個個熟識的。便有人通了信息嚇的雪哇魂不附體。立刻收拾細軟逃到香港。急急忙忙找着阿元道。前天送來的那個原來是新安縣的少爺。請你把他放了回去罷。這個禍闖得不小呢。阿元道。吓你也太膿包了。憑是甚麼大禍到了香港。還怕甚麼。何況我們招工館是有泰山般的勢力保護的。莫說是縣官的兒子。便是皇帝的太子。他除非不來來了。便是我的貨物如何輕易放他回去。況且他到此地。那天恰好有船出口。馬上就販出去了。雪哇聽了。默默無言。過了幾時。打算仍入內地去做那個勾當。忽然一個新安朋友到了香港。說起新安縣自從不見了兒子之後。再三打聽。知道雪哇歷年拐賣人口。不計其數。知道他的兒子也在拐賣之列。便出了二千兩銀子賞格。提拿雪哇。近日又打聽得雪哇到香港。已經動文書到香

港來關提了。雪哇聽得手足無措，便來和阿元商量。阿元冷笑道：「你既然害怕，當初何必來做這個交易？」雪哇道：「我不怕別的，怕他動了公事來關提，便怎麼得了？」阿元道：「吓那中國官有多大的臉，提得動我們招工館的人？你既然害怕，走遠點罷。不然到新架坡走一次也好。」雪哇暗自打算走遠點，這句話却不錯。然而新架坡却去不得，萬一他昧了良心，連我也賣了，如之奈何呢？想罷，便別過阿元，恰好這天有上海輪船開行，便檢點行李，把歷年積下的錢銀算了一算，約有三千多元，一起打了上海匯單，上了輪船，逕到上海。在成章客棧暫時住下。這成章客棧本來是廣東人所開，雪哇問着，便向棧裏打聽同鄉人的情形。棧裏的人道：「同鄉到上海的，陶慶雲得意的最快了。雪哇聽說陶慶雲，便忙問道：「怎麼得意了？」棧裏的人道：「此刻是台口洋行的副買辦了，東家信用了他，只怕不久就要升正買辦呢。」雪哇放在心裏，到了

可見他對  
了中國人  
便不誠實  
也

一席話何  
等得意

明天便訪到台口洋行專誠拜訪陶慶雲。慶雲見是故人便邀到帳房裏坐。茶房送上一杯洋裝紅茶。慶雲在身邊取出一根呂宋煙雙手遞過彼此暢談別後情形。雪哇見慶雲臉上光彩異常較之在香港時已判若兩人了。因說道老哥到上海幾年發了福了。一向怎生得意。慶雲道那裏得意不過窮忙罷了。雪哇問起又園慶雲嘆道說來也是難事。他的英話不好我屢次薦他事情東家和他說起話來總是驢頭不對馬嘴的。總幹不下去。此刻住在三馬路他令叔家裏聽說近來狠留心學英話。倘能再學幾個月只怕還易於謀事。老實說像兄弟這幾年倘不是說話靈通任憑東家怎樣好也到不了這個地位。對了洋人第一要會揣摩他的脾氣。第二要誠實。第三要輪到說話了。倘使說話不能精通。懂了以上兩層也是無用的。我此刻雖算是東家賞臉。然而也要自己會幹會說話纔有今日。啊雪哇唯唯稱是。慶雲又問



雪哇。到上海有甚麼事。雪哇道。無所事事。到這邊來。看有甚麼生意可做。也學着沾點手。慶雲道。老兄是已經發財的人了。做生意最好。不過洋貨。雪哇道。我不懂洋文。洋話若做洋貨生意。便不免處處求人。還是做土貨的好。慶雲道。土貨最好。做米。在蕪湖。販米。回廣東。利錢是穩的。正說話時。忽然外面一個人高聲答嘴道。做土貨最好。是買地皮。說聲未絕。人已進來。慶雲起身招呼。一面告訴雪哇道。這是同鄉舒雲旃先生。又代雪哇通了姓名。慶雲道。你歡喜買地皮。就不應該勸人買了。雲旃愕然道。這却爲何。慶雲笑道。你勸得個個都買地。把上海的地都買完了。你更向那裏去買。雲旃道。莫說笑話。我有一件事來和你商量。你這裏有一個姓杜的跑街。此刻在這裏麼。慶雲道。不在這裏。有甚麼事。雲旃道。我前個月買了一塊地。是姓杜的那地上。本來有兩座墳。本來說過交易之後。就可以搬去的。誰知這片地是他幾房的。

公產。却被一個人私賣的。此刻那幾房知道了。非但不肯搬。還要和我打官司呢。慶雲道。你便怎樣。雲旃道。我聽說你這裏那姓杜的跑街和他們是一家。所以特來找你。請他出來打個轉圜。慶雲道。地在那裏。雲旃道。在虹口相近。慶雲道。是租界麼。雲旃道。雖不是租界。却是貼近的。慶雲道。轉了道契。不曾雲旃道。不曾。慶雲道。虧你是老內行。買地皮爲甚。不轉道契。轉了之後。他敢說半句不搬。由外國人出面寫一封信到上海縣去。一面枷枷他起來。怕他不搬。雲旃恍然大悟。道。這幾天被那些地皮掮客來把我鬧昏了。竟想不到這一層。雪畦見他們有事商量。便起身告辭出來。一路上暗想。原來外國人的勢力如此利害。怪不得他們巴結外國人了。又想道。又園住在三馬路。我何不去訪他談談。將來不要被他說話。慶雲得了意。我便找他。不得意的朋友。便不理了。打定了主意。一路問訊到了三馬路。却不知他住在那一家。

不住的兩旁觀看。忽見一家門首釘了一個牌子。上面橫列着一路外國字。底下是魏公館三個字。雪哇雖然不識字。那朋友的姓那個字。總還記得。香港最多公司招牌。所以他又識了個公字。在招工館裏鬼混了幾時。所以這錯字也是認得的。然而也端詳了許久。方纔分辨出來。心中暗想道。莫非又園的令叔是做官的麼。不然何以稱得公館呢。意欲打門去問。又恐防認錯了。再三端詳。這魏字是不錯的了。又恐怕雖然同姓。却不是又園的阿叔。胡亂打錯了人家公館的門。豈不被人家罵。想到廣東省城那些公館裏面。都是老爺何等威嚴。若是打錯了他的門。還了得麼。躊躇了半晌。只得硬着頭皮。走上去。輕輕把門叩了兩下。裏面便有人出來開門。雪哇聽得裏面拔門門的聲音。心中迄自亂跳。及至開出門來。一看那開門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要專誠拜謁的魏又園。不覺大喜道。又園兄久違了。又園錯愕良久。仔細

以米行出  
店視之自  
然如此

辨認方纔省悟道。咦。是雪哇兒。幾時到的。發了福了。裏面請坐。雪哇看又園時。只見他比在香港時瘦了許多。一面彼此相讓進去。分賓主坐定。又園親自沏上一杯茶。方纔叙闊。雪哇問起令叔在這裏打公館。想是做官。不知當的甚麼差事。又園不慌不忙說出來。正是

駱駝不是馬腫背

鄉人少見自多怪

不知又園說出甚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聞某富翁言。若要發財。非狠心辣手。不可觀於雪哇之拐賣豬仔。而先俟其賭輸之後。既沒其財。又鬻其身。不得不謂之狠心。而買地轉道契一層。又是自己無此辣手設法去借一隻辣手出來也。某富翁之言。雖似然觀。於此則又猶有未盡之秘訣也。

## 第七回

洋奴得意別有原因

土老赴席許多笑話

## 第七回

洋奴得意別有原因

土老赴席許多笑話

六十五

大司務滬  
上厨子之  
通稱

且說又園聽得雪哇問他令叔當甚麼差事。笑說道。闊別這兩年。老兄還是沒有學過洋字洋話。雪哇道。這是怎麼講。又園道。那公館牌子上面那一路。外國字。便是家叔的官銜寫的是 *Chi toy*。便是厨子家叔在總會裏做大司務。何嘗做甚麼官。雪哇愕然道。那公館牌子可以隨便用的麼。又園道。你還當上海和廣州城一樣呢。掛個公館牌子。有甚麼稀奇。吃到了洋行飯。莫說用公館牌子。就是衙門也可以稱得。雪哇方纔明白。又問又園近來可有事。又園道。我連年運氣不好。此刻隔壁的一個鹹水妹。有個東家是兵船上。的大副。我暫時伺候他。是沒有工錢的。一時謀不出事來。也是無可如何。雪哇道。那麼你只怕要到隔壁去有事。我不便久坐。不要耽擱你公事。又園道。不要緊。他今天怕不得來。我們儘可以談談。你這回來。見過慶雲沒有。雪哇道。正從他那裏來。連你住在這裏。也是他告訴我的。我看慶雲得意得很。又

園嘆道。一個人運氣來了。便甚麼事都順手。慶雲平常也會巴結。有一天爲了。一角洋錢幾十文銅錢。他便憑空升了。副買辦你說奇不奇。雪畦道。怎麼一角幾十文。就可以升起來呢。這個倒要請教。又園道。這裏不比香港。香港是一塊大洋錢換十個角子。是呆的。這裏是市價天天不同。有時一塊錢。只換得九角多。有時候一塊錢。要換到十一角零。一天外國人叫慶雲去換一塊錢的角子。那天市價是十一角零五十文。他換了來。便如數交了。那外國人很以爲奇。便問怎麼樣。有這許多。他也老實回說。今天市價是這樣。外國人倒不懂起來了。等他走開。又叫別人去換一塊。別人可是只交給他十角。大約這是人人如此的本來。外國人只知道一元換十角。就是賺了他的。他到死也不能明白。又何妨賺呢。那外國人看見別人只換來十角。也只放在心上。等到公事完了。叫了慶雲一同出去。走到錢鋪門前。在身邊摸出一塊。

洋錢叫慶雲去換角子。自己在旁邊看着。果然見是換了十一角五十文來。便着實誇讚慶雲誠實可靠。說得他所見過的中國人沒有一個好的。只有慶雲是個好人。不多幾天。便把他升做二買辦。你說微倖不微倖。雪哇道。倒想不到真是一角多洋錢買了個二買辦。又園道。這個裏面有兩層。第一層是他平日會巴結。無論甚麼事。外國人叫他做。他沒有不肯做的。有一天外國人叫他。『說到這裏。把嘴附到雪哇耳邊。低低的說了一句話。』又大聲道。他也居然肯的。你說別人做得到麼。雪哇搖頭道。未必罷。又園道。不信。由你。這個還是在香港時候的事呢。第二層也是外國人的好處。爲了他誠實。了一角多洋錢。便馬上擡舉他。若是中國人。你便把良心挖出來給他吃了。他也不過如此。所以我家叔時常教我。情愿餓死了。也不要就中國人的事。這句話真是一點也不錯。依我看起來。還是情愿做外國人的狗。還不願做。

倒底甚麼  
事悶煞人  
也然而可  
想矣

此一件財事  
雖非發財也  
秘訣却捷也  
是賺錢也  
徑也

中國的人呢。雪畦道。想不到外國人有這等好處。我也要學兩句外國話。就外國的事了。但不知上海可有教外國書的先生。又園道。多得很。只要兩塊洋錢。一個月。但是你要小心點。有許多靠不住的。他自己也只化兩塊洋錢。一個月。白天裏去讀了書。到了晚上。他就把白天所讀的去教人。也收人家兩塊洋錢。一個月。也有自己晚上去讀。白天教人的。你要從了那種人。就上當了。雪畦道。不知你近來可有從先生讀書。又園道。我不從先生。晚上家叔回來。行已教我。雪畦道。聽說外國字。只有二十四個字母。拼起來就可以成文。不知你可認得。又園道。豈止二十四個。有二十六個呢。那自然認得的。雪畦道。就請你代我寫了那二十六個字母出來。等我先認認。等認得了。再設法。又園答應了。就在身邊取出鉛筆。尋出一張表心紙。寫了出來。又教了一遍。又在每字之下。注一個中國字音。雪畦謝了。又談了一會。方纔辭了出來。



追月時正  
不是哀叫  
盡人家幾  
許老爺也

回到成章棧取出那一張表心紙來。噤哩咕嚕的亂念。他莫說外國字不認得。便連注的中國字也是不認得的。所以愈念愈不對了。他自己也不得而知。一連念了三天。連起頭種 A B C D 四個字。還分辨不出來。心中恨極。想道。我何必要學他。此刻有了三千多的本錢。不如自己做生意的好。定了主意。便把那張表心紙撕掉了。正打算着不知做甚麼生意好。忽然一個人送進一封帖子。一張知單來。問道。這裏可是花老爺。雪哇吃了一驚。暗想。道。何以叫起我老爺來。只得含糊答應道。是那個人。便把知單帖子遞過來。雪哇接了帖子在手。看了又看。只見簽條上自己的姓一個『花』字。是認得的。花字底下。一個『大』字。也還認得。大字底下。還有兩個字。便不認得了。那兩個字底下。又有『雪哇』兩個字。是當日求人起別字時。經人教過的。也就認得。但是這雪哇兩個字。却寫得小了許多。旁邊又有一個不認識的字。

看了兩遍。然後把帖子抽出來。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只有一個『日』字。是認得的。下面一行端詳了四五遍。模糊彷彿。連猜帶認的。似乎是『陶慶雲』。三個字。看到角上還有兩行小字。只認得打頭一個『六』字。再看那知單時。那個字寫得更奇怪了。竟是橫着寫的一排。一排猶如外國字一般。頂上頭那一排。是每字不同的。自己姓花的『花』字。却也在上面。第二排是六。七個『大』字。第三排。第四排的字。都不認得。却每排都是一律的。底下也有好些小字。『雪哇』兩個字。也在上面。看了半天。莫名其妙。又看那送帖子的人。那人正等得不耐煩。便說道。陶老爺。請你吃酒去。不去。雪哇恍然大悟。想道。怪道呢。我說這東西很面熟的。原來是請吃酒的。請帖便道。請幾時我來。我來。那人道。明天六點鐘。雪哇道。曉得了。那人道。請老爺在知單上打個字。我好拿去請別人。雪哇暗想道。上海好大規矩。請吃酒。還要簽字的。

呢。想罷便道：我簽我簽在桌上一看，並無筆墨。自己本不會寫字，樂得推道：我這裏筆墨不便，等我到外面去簽了來說罷。連帖子一起拿到帳房裏見了帳房先生，道：費心陶慶雲請我吃酒，那來人要我簽字。我是初到上海，不懂這裏規矩，要簽在那裏的費你心代我簽了罷。帳房先生笑了一笑，代他寫上一個「知」字。雪娃接了過來，說聲費心，把那知字重新看了，又看一路走回房裏，便連帖子一起還了那人。那人道：這帖子是要留下的。老爺如果客氣，明天當面再壁帖罷。說着放下帖子，拿了知單自去了。雪娃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疑惑。歡喜的是在廣東時人家叫自己，總是阿雷阿雷的提着名兒，叫到了上海，居然有人叫我老爺，這一樂，真是樂得要手舞足蹈起來。疑惑的是那送帖的人叫我明天當面逼帖，我一向只知道逼討債與及開賭館時人家輸光了，要逼人家剝衣裳，這是我幹慣了的。這個逼帖却不知

如何逼法。心中躊躇不定。好在陶慶雲不是十分客氣的朋友。且等明天再說。到得次日。便如油鍋上螞蟻一般。眼巴巴盼到五點半鐘。便鎖上房門。一逕走到台口洋行。只見帳房裏靜悄悄的。只有一個茶房在那裏磕睡。雪哇問道。陶買辦呢。那茶房呵欠着起來。答應道。今天是禮拜。買辦沒有出來。雪哇愕然良久。道。他家在那裏。茶房道。在二馬路慶新里。雪哇暗想。莫非在家裏請麼。於是搭趲着出了台口洋行。一路問訊。問到了二馬路慶新里。看見一扇陶公館的牌子。這回不比尋魏又園的那回。一直上去。打門裏面一個老媽子出來開門。雪哇便問陶買辦是這裏麼。老媽子道。是雪哇。便要進去。老媽子道。老爺不在家。雪哇又愕然道。到那裏去了。老媽子道。不知道。雪哇不覺大失所望。悵悵回到棧房。已是六點多鐘。茶房開上飯來。雪哇一面吃。一面生氣暗罵陶慶雲。豈有此理。及至飯已吃完。茶房帶了一個人進來。

送上一張條子說道請吃酒雪畦接來一看上面寫着『花雪畦』三個字接着底下還有『大人』兩個字是識的其餘一字不識當中有一個『五』字又是識的再往下看看到末末了一個『陶』字也還勉強看得出繙着眉頭道這是那裏來的來人道是麥家圈新新樓雪畦又恍然大悟道原來他請的是館子隨對來人道就來隨即仍舊鎖了房門向茶房先問了路逕一路尋到新新樓入得門來自己還不知是這裏不是又格外小心向櫃上的人問一聲這裏是新新樓不是那人把他看了一眼道是的怎麼雪畦道有人請我吃酒呢那人道是那個請的雪畦道陶慶雲那人道是那個陶慶雲雪畦道奇了是台口洋行裏買辦陶慶雲還有那個陶慶雲呢那人便向水牌上望了一望用手向裏面一指道你進去隨又喊道第五號來客便另有一個人來領了雪畦登樓到第五座去慶雲迎了出來彼此相見只見

座上已有了一個人，便是前次在台口洋行幸會的舒雲旗。大家招呼過了。雪哇埋怨道：「我在這裏人地生疏，你要請我又不先知，照我害我。今天走到你行裏去，又跑到你家裏去。」慶雲愕然道：「爲甚麼？」雪哇道：「我只當你在行裏吃酒呢。」慶雲笑道：「我帖子上明明寫好『六點鐘入席假座新新樓』，你自已冒失，却來怪我。」雪哇聽了「帖子」二字，忽然想起一字，把慶雲拉過一邊，悄悄問道：「你昨天送帖子的，是甚麼人？」慶雲道：「也是行裏的一個茶房。」雪哇道：「奇怪得很，他叫我今天逼帖呢。我想逼討債，逼剝衣裳，是有的。這帖子怎生逼法，可是一定要逼的，求你教了我。」慶雲也愕然道：「這個却未考究過，我也不懂。那個茶房是揚州人，從前跟過官的，或者官場有這規矩也說不定。我們是沒有的。」雪哇方纔放心，說話之間，陸續又來了四個客：一個覆姓端木，號叫子鏡，人家問他貴姓，他却只說是姓木。一個姓言，號能君。一個便是慶

雲的老兄秀幹。還有一個雪哇。見了。不由得心驚膽戰的。不是別人。正是在澳門。鬧豬的。蔡以善。雪哇一見了。便手足無措起來。只得佯作不相識。一由慶雲介紹了。彼此列坐談天。雪哇一一請教。纔知道秀幹已得了關上事情。言能君是合隆木號的東家。端木子鏡是巡防局的百長。蔡以善在近今洋行寫字樓辦事。堂倌問過客都齊了。便調開椅子。擺了七個位。慶雲親自敬酒定席。七個人團團坐定。慶雲便問叫局不叫。座中也有要叫的。也有不要叫的。慶雲道。要叫大家都叫。要不叫大家都不叫。纔好。有個叫。有個不叫。總不大妥當。雪哇便問上海叫局是甚麼價錢。慶雲道。我們要叫就叫。長三。是三塊洋錢。一個局。雪哇聽說伸了一伸舌頭。暗想。我通共只有三千多元。只够叫一千多局。這件事如何開得端。想罷了。便道。我人生路不熟。沒有認得的。我不叫罷。慶雲道。如此大家不叫也罷。於是讓一輪酒菜。堂倌送上魚。

翅來。秀幹道。近來新新樓的魚翅。甚是考究。大家請一杯。於是各人乾了一杯。雪畦暗想。魚翅這樣東西。向來只聽見過。却未曾吃過。不知是甚麼滋味。於是隨着衆人。夾了一箸。往嘴裏一送。誰知還是滾燙的。把嘴唇舌頭一齊燙了。連忙吐了出來。正是

急欲充腸果腹

惹來舌敝唇焦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魏又園一席話。讀之令人痛哭。花雪畦赴席舉動。讀之令人狂笑。讀過一回。真是笑啼並作。

魏又園談陶慶雲事。至緊要關頭。忽然附耳低聲。此必是發財秘訣之最秘者。惜乎其附耳而談。遂致此訣獨不得傳也。

## 第八回

花雪畦領略很心法

杭森娘演說發財人

## 第八回

花雪畦領略很心法

杭森娘演說發財人



却說花雪哇被魚翅燙痛了唇舌。連忙吐了出來。引得衆人一笑。雪哇把魚翅吐在湯匙裏。吹了一會。再放在嘴裏。不及咀嚼。便咽了下去。回頭一想。還不知是甚麼味道。蔡以善問道。這魚翅還好麼。不知較廣東的怎樣。雪哇道。好好這裏的。比廣東的好。舒雲旃訝道。閣下初從廣東來。也說這句話。奇了。蔡以善道。在家鄉沒有吃着好的。自然上海的好了。雪哇聽說。臉上一紅。答話不出。雲旃對着慶雲道。貴本家俛臣。近來忙的怎樣。許久沒有看見了。慶雲道。俛臣家兄。近來不在上海。到漢口去了。雲旃訝道。他在這裏兼了五家洋行。買辦如何。走得開。慶雲道。這也是沒法的事。不過爲的是兩個錢罷。咧。以善道。兼了五家買辦。還怕沒有錢。還忙到漢口做甚麼。慶雲道。爲辦茶去的前兩年。靄蘭在漢口跌倒了。前年俛臣幫了他一把忙。重新又爬起來。俛臣先是爲看靄蘭去的。看了兩次。把做茶的門徑看熟了。所以自己又辦起。

來。雲旃道。靄蘭這個名字很熟的。是那一位。我一時竟忘記了。慶雲道。你怎麼就忘了。今年正月還同席的。就是俛臣的妻舅。雲旃恍然道。是呀。我怎麼就忘了。那天俛臣請客。就是和他訂寬限還錢的合同。此刻怎樣了。慶雲道。今年好了。聽說一個茶市。要賺到十萬呢。雲旃吐出舌頭道。這還了得。比我們搬弄地皮的好得多了。到底外國人的錢好賺。慶雲道。做了漢口茶棧。要靠賺外國人的錢。可就難了。縱然發財。也有限得很。雪哇聽到這裏。不覺愕然道。聽說辦洋裝茶。是專做外國人生意的。請教不賺外國人的錢。還賺誰的錢呢。慶雲道。賺外國人的錢。是有數的。全靠賺山客的錢。雪哇道。甚麼叫做山客。慶雲道。山客是從山裏販茶出來的。到了漢口。專靠茶棧代他銷脫。要賺他們的錢。全靠權術。他初到的時候。要和他說得今年茶市怎樣好。怎樣好。外洋如何缺貨。洋行裏如何肯出價。說得他心動了。把貨捺住不肯就。

操此術以  
致數百萬  
者有之矣

真是發財  
秘訣如何  
不五體投  
地

放手一面還要向洋行裏說謊話說今年內地的茶收成怎樣好山客怎樣多洋行自然要看定市面再還價了把他耽擱下來耽擱到他盤纏完了內地有信催他回去了這邊市面價錢却死命不肯加起來鬧得他沒了法子那時候却出賤價和他買下來自然是我的世界了雪哇道這樣一辦那山客吃虧大了慶雲道豈但吃虧自從靄爾這樣一辦那山客投江的上吊的吃鴉片的也不知多少那個管他須知世界上不很心的人一輩子也不能發財就以俛臣家兄而論他兼了五家買辦難道都是東家仰慕他請他做的麼都是他自己設法鑽路子弄來的至於鑽路子的時候就不能問前任的買辦是親戚是朋友了也不能問我謀奪了他的席位他要如何落魄如何潦倒的了必要有了這等的手段方纔可以望發財不然俛臣家兄到上海來不滿十年就弄了五六十萬麼雪哇聽了默默領會暗想他們的手段

比我拐賣賭仔還要利害。從此倒要留心學着他們呢。正在想得神忽見台口洋行的出店拿了一封信來給慶雲。慶雲接過拆開一看說錯了聲。呀衆人忙問甚麼事。慶雲道我們行裏的正買辦死了。蔡以善拍手道妙啊。恭喜慶雲兄。這個正買辦是做定的了。我們各賀一杯。雲旃道這是該賀的。於是合席乾了一杯。從此轟飲起來。盡醉方散。慶雲要到那正買辦家裏做一回假惺惺。別過衆人而去。雲旃約了子鏡能君雪哇三個去逛。雪哇初到上海樂得跟着衆人去開開眼界。雲旃領着衆人走到大馬路一條衚衕裏面。在一家後門敲了兩下。便有一個十四五歲的童子開門。見了雲旃便道。乾爹來了。媽正在這裏想你呢。雲旃點點頭領着衆人進去。只見屋裏漆黑的沒有一些燈火。雲旃領衆人登樓。雪哇留心看時只見上盡樓梯。便轉入一間客座。那客座靠牆邊擺了一張甯式彌陀榻。榻上放着一副鴉片烟具。

富中放着一張樺木八仙桌。兩旁一式的是甯式單靠椅。茶几當窗下。放着一張三抽桌子。轉入房裏。靠裏面一張甯式大床。床前一張梳妝桌子。桌子上面。供着一座西洋白鳴鐘。兩旁分列一對玻璃罩檯花。靠牀一面。放着一個檢妝。當中一張八仙桌子。旁邊兩口甯式衣櫃。正對房門口處。擺着一張茶桌。牆上掛了一面西洋着衣大鏡。廂房外面。又是一張彌陀榻。榻上一般放着烟具。一個婦人迎了出來。便叫阿舒。你爲甚麼這兩天不來。雲旃道。這兩天忙得很。沒有工夫來。那婦人一面讓衆人坐下。便有個大丫頭送上茶來。又拿過一枝水烟袋裝烟。那烟袋偏偏遞到雪哇嘴邊。雪哇倒吃了一驚。不知吃的好。是不吃的好。又想用手來接。又怕鬧了外行。望望雲旃。只見他和那婦人交頭接耳的。絮絮叨叨說個不休。也不知他說些甚麼東西。沒奈何。只得伸手接了烟袋。那丫頭轉身過去。又遞了一枝給能君。方纔去點。

着烟燈。只見方纔那小孩子走了進來。子鏡便道。阿寶。你的外國書讀得怎樣了。可能說兩句話。阿寶道。可以說兩句。只是不多。子鏡道。你乾爹只是叫你讀書。不知靠讀書學話是最慢的。你看我一個外國字都不識。然而一年到頭辦公事。何嘗對付不過來。雲旃道。到底讀兩句書。有點根底。那婦人道。你做了乾爹。只知道出兩塊洋錢一個月。教他讀書。總不肯薦他生意。阿寶此時啣一碗茶。喝了。提了茶壺對那婦人道。媽沒了茶了。給我一個錢泡會去。那婦人掏了一文錢出來。阿寶接了錢去了。能君對那婦人道。森娘。你近來生意可好。森娘搖頭道。阿舒不來照應。有甚麼生意。子鏡道。不要說了。我們恰好四個人。做他一局罷。森娘道。可是打麻雀。雲旃指着雪畦道。這位朋友。新從廣東來。怕不懂打麻雀。還是打天九罷。森娘道。我爲了你備了一副天九牌。你許久不來。沒有用着。只怕霉了。能君道。霉了。就揩一揩。有甚麼緊。

從杭辛齋  
出現之後  
此姓便不  
冷也一笑

說話時。阿寶泡茶回來了。森娘叫丫頭去收拾天九牌。調桌椅。雲旃一面考了阿寶幾句外國話。搖頭道。甯波人口音。總是不對的。一面說話。收拾已畢。四人便相對入局。森娘坐在雲旃背後觀看。阿寶又每人遞了一碗茶。能君道。好會巴結的孩子。我明天薦你的生意。只是你的姓冷得很。我總記不得。你再告訴我。阿寶道。我姓杭。是杭州的。杭怎麼記不得。雪哇道。這個姓確是冷得很。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阿寶道。老爺。你貴姓呢。雪哇道。我姓花。阿寶道。咦。巧得很。我娘也姓花。森娘道。那麼阿寶。你就叫聲娘舅罷。阿寶當真叫起娘舅來。雪哇此時已稍爲活動點了。便問森娘幾歲。森娘道。二十四歲了。能君問阿寶幾歲。阿寶道。十四歲。能君道。森娘好開懷。得早十一歲上。就生小孩子了。森娘漲紅了臉。道。十一歲不許生孩子的。麼。雲旃打岔道。你兩個。又不要對親家。只管查考。這年歲做甚麼。森娘道。做人總要老實點。若是一

此一詫異  
八心可想

味尖刻。是要短命的。子鏡道。若要老實。我的事業就不能做了。森娘道。總要老實點的好。你不知道。乾昌老班是靠老實發財的。麼雪哇聽了。暗暗詫異。道。不信。天下有靠老實發財的人。想罷。便問道。那一個乾昌老班。怎樣靠老實發財。倒要請教。請教。森娘道。這乾昌老班。也是我們浙江人。從小苦得很。幾乎飯也沒得吃了。幸得一個錢莊上的先生。照應他。借給他二千銅錢。叫他做小生意。做做倒也順手。慢慢積了二三十千錢。雪哇笑道。這就叫發財了。森娘道。早呢。他也會做生意。終日提了個籃子。總揀人家走不到的地方。他纔去。上海各處都被他跑遍了。後來他忽然又想到做船上的生意。雇了一只小船。帶了些洋肥皂。小手巾。呂宋烟之類。搖到吳淞口。跑到外國兵船上。或公司船上去賣。他走得多了。那船上的外國人也認得他了。有時外國人手邊錢銀不便。叫他記賬。到下次去收。久而久之。這記賬也成了老例了。



有一隻公司船的外國人不知怎樣欠了他十多塊洋錢。一回他去討賬，恰好那公司船已經起錨要開行了。那外國人忽忽給了他一捲小洋錢，叫他趕緊走。不然要把他載到外國去了。那小洋錢叫他回去點一點多少。下回再算罷。他便忽忽下了小船。回來打開那小洋錢要點數。誰知不是小洋錢，竟是一包金。四開外洋金錢上海方他吃了一驚。雪哇聽到這裏暗想道：果然發了財也。只聽森娘又道：若是別人豈不是就此發財了？誰知他却不想發這個財。把那金四開收藏起來，動也不敢動。直等到下回那公司船來了，他拿了那包金四開原去還了那外國人。那外國人歡喜的了不得，說他老實。問他有店沒有。他回說沒有。外國人叫他趕緊開一家店舖，答應薦生意給他。他就自己湊點和人家借點，開了這家乾昌。那外國人果然到處薦他的生意，又把他送還金錢的事，上在外國新聞紙上。所以外國人都相信他。

說他老實。凡買東西。都到他店裏去。他店裏沒有的東西。也叫他代辦。所以他生意好的了。不得去年初開店的時候。不過一間門面的小店。今年已經撐到三間門面了。他從此以後。怕不全是發財的日子麼。正是

忠信能行蠻貊。聖人本有遺言。斯世得見斯人。真如碩果僅存。未知森娘還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聞諸某暴發家之言曰。發財是極容易之事。世人自愚而不覺耳。問何謂容易。則曰。只須心狠。眼明。手快。耳眼明。手快。關夫才智。或尙可學而致之。至於心狠。則關夫道德。此吾輩之所以終窮也乎。嘗謂天道之說。不過爲失意者無聊之談。助世上惟有人事。無所謂天道也。然亦有不盡然者。一部發財秘訣。所敘諸人。吾皆知之。默察其後嗣。則所謂天道者。若隱然得而見之。是亦一奇也。

第九回 世態炎涼寸心生變幻 榮枯得失數語決機關

且說雪哇聽了森娘一席話。目定口呆。心中只不信有這等老實的人。更不信有這樣一個老實人。便有那樣一個好外國人。一面想着把手中的牌都忙記看了。定了定神。方纔一面打牌。一面說道。我不信有這等好外國人能君道。這也論不定的。就是蔡以善。他初到上海時。不過在近今洋行帳房裏做茶房。一天大班到帳房裏尋買辦說話。那蔡以善土頭土腦。拿了一枝水烟袋。裝上一口烟。遞給大班。誰知外國人是不吃中國水烟的。對他搖搖頭。他却把裝好的那點烟。挖了出來。依舊放在烟盒裏。那大班見了。說他省儉。惜物。便對買辦讚了他兩句。那買辦看見外國人都賞識了他。便叫他去讀外國書。學外國話。讀了半年。畧畧懂了兩句。『也斯』『哪』。買辦便告訴了外國人。叫他做了寫字樓細崽。一則也是他福至。心靈處處。懂得巴結。二則

也是人才。難得近來居然升了二。買辦了四個人。一面說笑。一面打牌。不覺直到天亮。玻璃窗上透出白光。方纔收場。算了算帳。却是子鏡大贏。子鏡便道。好我今夜請客。諸位務必要到。諸人未及回答。忽聽得外面門聲大震。有人打門。森娘忙叫人去開時。那丫頭和阿寶都已睡了。幸得樓下同居的出去開了門。外面卽忽忽走了一個人進來。直到樓上。問木子鏡有在這裏沒有。子鏡忙應道。在這裏。甚麼事。那人便到房裏來道。出了一個大竊案。失賊值到二三萬。此刻外國人惱的了不得。叫我找你呢。子鏡道。不要緊。我就去說罷。那人先去了。森娘一面叫起丫頭阿寶。泡水買點心。雲旃早鑽到床上去睡了。三人洗過臉。吃了些點心。方纔下樓。雪畦留心看時。原來樓下是裁縫店。三人出門分手。雪畦回到成章棧。要想略睡片時。却偏睡不着。悶極無聊。便走到三馬路。去看又園。叩了兩下門。只得一個蓬頭赤脚的丫頭出來開

門雪哇問又園可在家。丫頭道。纔起來呢。雪哇走了進去。只見又園就在客堂裏一張半榻上睡覺。此時已經起來。却還坐在榻上用一張被窩蓋了。下身上身穿了一條打補釘的破小襖。手裏拿着一件已變成灰色的白洋布。袴子一隻手拿着針線。看見雪哇進來。一面欠身招呼。一面放下針線。一面把袴子縮到被窩裏去。半晌方纔下地道。花兄好早。雪哇道。我昨夜一夜未睡。早上無聊之極。所以來望望你。又園道。爲甚一夜不睡。雪哇便把赴席打牌情形述了一遍。又園道。花兄闊得狠。結交的多。是闊老。雪哇道。甚麼闊老。不闊老。不過都是同鄉罷了。像蔡以善。我還記得他。是在澳門。閩豬的。隔別了。不多幾年。他居然是二買辦了。無非是一步連氣罷了。又園道。說起運氣來。真是氣死人。言能君那。斯他本是一個木匠。因爲工藝不好。生意總不如別人。前年年底。下窮的和我一般。身邊賸了一塊寡洋錢。恰好我也有一塊。

只怕他也在  
記得你在  
省城追月  
呢

得妙  
猛然省悟

窮了便何  
小人一是  
可笑  
不知你做  
子幾時君

洋錢我兩個同到賭檯上去。雪哇道：這裏也有賭檯麼？又園道：爲甚沒有？你纔說的木子鏡，便是賭檯上保標的頭兒。那回我和能君同去賭，我便沒運氣，輸了回來，他却一口氣中了五回寶，一塊洋錢就變了二百多。我要和他借兩塊過年，他都不肯過了。年之後聽說他也是賭，必贏就開起一家言合隆木匠店來。此刻居然老板了，我們這些窮朋友他一發不認得了。雪哇聽到這裏，猛然省悟，暗想道：他此刻窮到如此，我何苦來望他？這總怪自己閱歷不深之故。萬一和他厮湊的多，他向我借錢起來，若是借給他呢？正不知何時始還。若是推託了，又未免結怨。這等小人，還是遠避的好。想罷，正搭趟着要走，又園又道：不似你，到底是個好人。到了上海，沒有幾天就來看我。兩次我，今天就要動身到福州去了。雪哇道：你到福州做甚麼？又園道：前回我不是和你說過的麼？隔壁那鹹水妹的東家，是做兵船上生意的。此刻那

果然借錢  
了  
先生料事  
可謂如神  
但不知如  
何應付

何故俄延

何故徧處  
訪友

兵船要開福州去。恰好他向來用的細息。是甯波人寧波家中有信來叫了。他回去。所以那東家就叫我跟了去。好歹也賺他七八塊洋錢。一個月先混起來。再說。只是此時身邊零用錢一個都沒有。求你借給我一兩塊錢。我到福州。捱到一號。支了工錢。就寄回來。還給你。雪哇道。這個可以使得。但是我身邊沒有帶着回來。送來罷。又園道。不敢等一會。我來走領船。要到三點鐘。開行。我一點鐘到船上去。一點鐘以前。我到你棧裏去罷。雪哇答應了。又俄延了良久。方纔出來。便走到慶雲處。託言親來多謝。坐了許久。又出來。到能君所開的合隆號裏去。談了半天。問了子鏡的住址。又去訪子鏡。子鏡一見了雪哇。便拍手道。來得好。來得好。我在這裏請夥計吃飯。俗語說的好。相請不如偶遇。請坐罷。馬上就要擺席了。雪哇道。你不說晚上請客麼。怎麼請吃中飯起來。子鏡道。我此刻是請夥計。今天絕早。不是有人來叫我麼。因為

何故樂得

上文俄延  
訪友種種  
之故到此  
方知

昨天晚上出了竊案。失贓值到二萬多。失主五點鐘報案。我六點鐘到巡捕房裏去問明白了公事。八點鐘就破了案。巡捕頭喜歡的。了不得。一連讚了我五六聲『拉姆罷溫』。好不威風有體面。然而這件事我是全仗衆夥計之力。所以特地請他們吃一頓好了。你代我陪客。雪哇樂得答應。一會兒擺開了兩桌。請了那一班夥計。入席暢飲。却與昨夜的局面不同。所有的菜都是肥魚大肉。那一班夥計。又都是歪了帽子。散了釦子。束腰帶。束在馬褂外面的。不一會。狼吞虎嚼。風捲殘雲。般吃個罄盡。吃完便都散了。雪哇此時喝了兩杯酒。加以昨夜未睡。所以十分困倦了。要想回成章棧睡覺。看看子鏡家裏所掛的鐘。只得十二點一刻。恐怕又園來借錢。只得強打精神。捱延時刻。等過了一點鐘時候。方纔回棧睡了一天。等到夜來子鏡請客時。他還是關門睡覺。竟錯過了閒話休題。且說雪哇自從與那一班人結交之後。每日領



略些發財秘訣便約了一個姓袁的同鄉合出資本開了一家米店。雪哇罄其所有只得三千金。姓袁的出了七千合成萬金資本。當下兩個訂了合同。雪哇不會寫字。央人代了筆。念給他聽了。姓袁的畫了押。雪哇也勉強畫了十字。從開了這家米店後。倒也年年順利。四五年間無不賺錢。雪哇便把家眷接來上海。只有姓袁的生性孤峭。又且平日視錢如命。恐怕接了家眷來。費了開消。所以向來只有一個人。在店裏。生平又絕少交遊。朋友也不多。一個被雪哇看在眼裏。早就存了一個不良之心。恰好這一年夏天。上海鬧時症。姓袁的染了一病。死在店中。雪哇自少不得買棺盛殮。送入山莊。那時廣肇山莊只怕還是初成立呢。且說雪哇打發姓袁的後事。既畢。回到店中。尋着了。他的鑰匙。把他的箱子。打開。先尋着原訂的合同。用火燒了。又尋出了好些股份票。及錢莊存摺之類。一股腦兒都收拾到。自己腰裏。然後發信到。

廣東給姓袁的兒子直等到半個月後那兒子方纔趕到其時那米店已經弄得有岌岌可危之像了及至查考起數目來雪畦非但把合股的事賴過還說姓袁的虧空了數百元少不得父債子還要向他兒子索取開出箱子來除了幾件衣服之外竟是一無所有的了他兒子要爭論時又苦於沒有證據此時雪畦的羽黨極盛如陶慶雲陶俛臣言能君舒雲旃陶秀幹蔡以善等輩一個個都是近來幾年新發大財的加以木子鏡是個辦公人役的頭兒言能君又有一個換帖兄弟金行瑞是做御史的都幫着在場恫喝姓袁的兒子沒法只有忍氣吞聲扶了靈柩回去雪畦就安安稳穩的乾沒了這一注巨款撇了那米店不做另外開了一家字號專做客貨開張那天一班發財朋友都來賀喜恰好魏又園從福州回來方到了臉上氣色十分光彩與大眾一一相見叙了些契闊的話雪畦置酒相待席間問起又園別後

說慚愧正  
是得意也

會看顏色  
便是大本  
事

發財秘訣

九十六

之事又園道說來也是慚愧自從別後跟了兩年東家後來船上的管事過了東家便派了我做管事十分賞臉也十分信用不多幾時福州的福山洋行缺一個買辦東家便把我薦了上去承新東家的美意也十分相信此刻又薦到上海有利銀行來這都是託列位老朋友洪福慶雲呵呵大笑道甚麼朋友洪福這都是東家的栽培我們同在香港時雖是人人心中巴望有今日却不敢說是一定有今日此時巴望着了列位知道其功在那裏蔡以善道這是各人靠本事去幹出來的舒雲旃道全靠會看東家顏色慶雲道你兩位的話都不錯然却不曾說到根本上來能君道甚麼根本慶雲道根本就在懂說話你想如果不懂說話就有本事也無從幹起就會看顏色也輪不到你看所以我歷年以來所著的那部學外國話的書近日已經發刻了不久就可以刷印成書成書之後我賣四塊洋錢一部等我們中國人

看了都從這書上學起話來好叫一個個的中國人都懂了外國話發了洋財那時纔知道外國人的好處呢能君不服道未必就以坐中而論我和雪哇都是不懂外國話的難道也靠外國人子鏡是懂了外國話的了何以他反不及雪哇慶雲道雪哇是例外的十中無一至於你呢因爲不懂外國話每年所包工程暗中吃虧的也不知多少外國人是好人斷不欺你只是在當中代你繙譯的你知道他都靠得住麼子鏡呢你莫說他不及雪哇他開的那伙食行一年要做到四五十萬的生意也就可觀了能君正要駁話忽聽得座上一人說道不錯啊正是

抑已揚人莫怪此公饒舌 歐風美雨至今已徧中原  
未知發話之人是誰又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寫雪哇自結識了那一班朋友之後每日領略些發財秘訣下之緊接約

了一個姓袁的同鄉云云。是寫雪哇發財實得陶慶雲。以次諸人之心傳也。故只寫雪哇乾沒雪哇發財其餘諸人是毋容再寫亦足窺其發財歷史之一斑。今人有欲發財者乎。隱窺秘訣於是乎得之矣。

雪哇雖默得諸人之心傳而發財。然窺其心跡已具有發財之資格矣。於何見之。於其待魏又園見之。若士君子之以朋友爲性命者。實窮相乞兒所爲耳。悲夫。

第十回 舒雲旃歷舉得意人 知微子喝破發財訣

且說慶雲正說得高興。能君正聽得不耐煩。要想開口駁他。忽聽得徐雲旃說道。慶雲能君二兄之言。各有一理。懂說話自有懂說話的好處。然而不懂說話的也未必盡不發財。以我所見。我的那乾兒子杭阿寶。我去年纔薦他。做一個洋布式拉夫。他一得了這件事。白手空拳的先就做了兩票小貨。居

然則以雲旂  
又何招  
叶龜子

然叫他賺了一千多以後積聚了半年居然買了一個買辦來做雪畦道買辦怎麼好買來做的雲旂道這是他們寧波人的老辦法我們廣幫是沒有的阿寶自己做了買辦之後却又帶起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我們從前到天仙去看我出來招呼的案目叫做甚麼淡如的慶雲道呀那是一個小孩子啊不錯他還懂兩句說話我常時請東家看戲他出來招呼都能應酬然而阿寶既然做了買辦的身份何以招呼起案目來未免太不自重了雲旂道這也難說阿寶向來歡喜賭凡犯了一個賭字無論三教九流是同局的都是賭友了阿寶和他是在賭場上相識的是做了買辦之後想到他當案目的人識的闊老必多所以叫他來做式拉夫去拉生意因此那淡如也起來了辦的事都是一帆順風這些都是我輩後起之秀還有一個更是奇怪他是阿寶讀外國書時的同窗所以阿寶知道他的詳細來告訴了我據說

不知怎樣  
四字之中  
有無限筆  
墨

惟知學話  
亦一奇事

發財秘訣

一百

這個人姓孫。名叫三寶。那孫三寶的老子。是盆湯弄一家雜貨鋪的出店。三寶也便跟在店裏學生意。不知怎樣。一個外國人看中了。他認他做了乾兒子。供他讀外國書。整整讀了兩年。又得他的外國乾爹指授了他的口音。所以說話更是出色。一向雖然沒有正業。却在四馬路開了一家總會。靠着打麻雀抽頭。也還過得。誰知他今年的運氣來了。南京一個甚麼局裏。附着開一個洋文書館。不知是那一個推薦的。把他請到那裏當教習去了。慶雲點頭道。不料此刻的官場。却也開化得多了。雲旆道。豈但如此。開化我昨天得了一個信息。說李鴻章曾國藩兩個要選一百幾十個聰明子弟。到花旗去讀書呢。慶雲拍手道。好了。好了。從此中國只怕也要大起來了。這個信息。若是確的。我把陶家子侄。不問年紀大小。一律都送了去。到了外國。叫他們前後左右。沒有一個中國人。不怕他們的話。學不好。雪畦道。偷使他學會。

了。外。國。的。忘。了。中。國。的。有。甚。麼。用。慶。雲。大。笑。道。你。總。肯。說。這。種。不。通。的。話。就。是。忘。了。有。甚。麼。要。緊。我。是。抱。定。了。一。個。主。意。的。那。年。廣。東。省。城。失。守。那。總。督。便。是。翰。林。宰。相。何。以。打。不。過。外。國。人。倘。是。我。做。了。總。督。只。要。和。那。外。國。兵。官。說。得。明。白。何。至。如。此。所。以。我。說。不。獨。中。國。文。字。沒。有。一。毫。用。處。便。連。中。國。話。也。可。以。無。須。說。得。慶。雲。正。說。得。得。意。之。時。忽。然。座。中。一。個。人。慢。騰。騰。的。說。道。陶。公。宏。議。大。論。真。不。可。及。可。惜。還。是。見。得。一。面。未。能。兩。面。兼。顧。慶。雲。擡。頭。看。時。原。來。是。雪。畦。請。的。老。夫。子。姓。冷。別。字。雁。士。本。來。是。個。飽。學。秀。才。爲。人。十。分。熱。衷。只。因。時。運。不。濟。落。魄。在。上。海。恰。好。遇。了。雪。畦。要。開。字。號。往。來。書。信。動。輒。須。人。便。出。了。八。塊。洋。錢。一。月。請。他。做。文。案。老。夫。子。這。冷。雁。士。正。當。途。窮。日。暮。之。時。遇。了。這。個。機。會。也。是。聊。勝。於。無。因。此。開。張。這。天。也。在。席。上。起。先。聽。他。們。談。了。半。天。那。無。味。之。言。只。在。肚。裏。暗。笑。此。刻。聽。了。慶。雲。的。話。更。熬。不。住。便。說。



不說不知  
道只說記  
不好得門  
面語

出這兩句來。慶雲因問道。甚麼叫未能兩面兼顧呢。冷雁士道。閣下之言。無非是怪葉名琛不知時務。敗兵失地。不知敗兵失地之人。又何止一葉名琛。如琦善。牛鑑。伊里布。耆英等輩也。指不勝屈。慶雲道。是啊。太遠的事。我也記不來。許多總而言之。都是一班讀書飯桶罷了。冷雁士道。閣下可知這一班。雖是讀書飯桶。却實在是列位的功臣呢。慶雲愕然道。怎麼與我們相干。起來。冷雁士道。倘使此輩都是識時務。熟兵機之員。外人擾我海疆。時迎頭痛擊。殺他個片甲不回。更何有廣東。浙江。上海。天津之役。更何有南京條約。更何有五口通商。倘無五口通商。直至今日。上海仍是一片蘆葦灘頭。公等又何由到此。更何由發財。然則此輩敗兵失地。正是爲公等發財而設。豈非是列位的功臣麼。慶雲道。外國人的船堅礮利。只怕就換兩個人出來。也未見得是勝仗。冷雁士道。然則當日請閣下去做官。如何。慶雲道。我們不必談那。

好個飲水  
思源之人

真是奇談

許多就以上海而論外國人化了幾千萬開了這個碼頭築了馬路給我們做生意就是你老兄今日也在這裏就館一個人總要飲水思源難道你倒說外國人不是好人麼冷雁士聽了這一番奇談只氣得目定口呆幾乎轉不過這口氣暗想道罷罷是我的不是我何苦招惹他說話呢只聽得舒雲旃又道你們不必爭執這個且等我把話說完了慶雲兄說一定要懂了外國話纔能得意所以我舉出杭阿寶舒淡湖孫三寶做個證據足見慶雲兄之言不謬至於能君所說也未嘗無理我親眼看見的一個人就是敝相好王逸卿的鼈腿雪畦道是那個王逸卿可是前回你叫他局來他坐了一會就要轉甚麼陸大人的局那個麼雲旃道正是他這鼈腿可不是燒火擡轎妓一流是管寫帳的叫做諸阿三從前只怕讀過兩天書歡喜看看湯頭歌訣院裏的人偶然有點感冒總是請他開個方子常常也有點應驗後來不

知怎樣。被他在妓院裏鬧的出了名了。大家叫他諸先生。他就辭了鼈腿不做了。到外頭掛起招牌來行醫。居然大行其道。你猜是那一個。就是現在赫赫有名。出診要四塊八塊的。諸子純。不然我不知道。我前幾天有點小病。也是請他看的。昨天到王逸卿家去。說起我有病。逸卿問請誰看的。我告訴他是諸子純。逸卿纔把他的出身。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此刻那諸子純也狠有幾個錢了。難得他出身微賤。一旦掙到這步地位。也算一個英雄了。以後若遇了富貴人家。請看病。再好好的巴結巴結。怕不大發其財麼。然而他却是一個外國字不識一句外國話不懂的。所以我說能君之言也。未嘗無理。冷鴈士在旁聽了他的話。所述的事案。雖覺怪異可喜。而聽他的論斷。着實荒唐。於是懶於聽得。不等終席。便自起身。到自己房裏。隨手取過一本經世文篇解悶。他們在外面還是哄堂聚訟。終覺得耳根不得清淨。怏怏不樂。拈

下了書本。斜溜着身子出了大門。到馬路上舒一舒惡氣。信步走去。不覺穿過了兩條馬路。看見路旁一家掛了一扇簇新的招牌。是『知微子命相』。旁邊貼著一張小紅紙條兒。寫着『小批減取一角』。雁士暗想。這些江湖術士。操此絕無證據之談。哄人錢財。殊爲可恨。既而又想道。這也是文人落魄的末路。我何必恨他。再擡頭看看他那紅紙條兒。所寫幾個字。筆勢遒勁。饒有古意。想來江湖術士。那有這一筆好字。多管是個文人。我何不借算命爲名。與他談談。或者可以消除點抑鬱之氣。在自己身邊一摸。恰好還有一角小洋錢。便踱了進去。只見那知微子神清目秀。氣度嫺雅。確不像是個江湖子弟。因拱拱手說道。先生請了。小弟要來請教算一個命。但是。我所以求算之意。與別人不同。別的都不問。單問有發財之日。沒有苟無發財之日。可有餓死之日。只問這兩層。知微子道。天不生無祿之人。是有命之人。皆有祿。至於。

發財不發財。餓死不餓死。却關夫人。事與命無涉的。但是賦祿也有厚薄。衰旺之分。倒可以查檢一查檢。雁士道。小弟今年四十歲。看別人發財。實在看得眼熱了。因此要算一算自己的命。說罷。便告知生辰八字。知微子排成四柱。分配了官印財劫。放下筆來。一。想。道。貴造日坐文昌。時上正印透露。又是八字純陽。是個讀書種子。性格剛強。就此而論。已無發財之望了。雁士道。然則有餓死之日否。知微子道。我已說過。這個在乎人事。貴造財祿不薄。今年四十歲。以此八字而論。雖未必能斷定發多少財。然而財是見過不少的了。扣算六歲起運。童年不算。自十六歲至二十六歲。走的是正財運。這十年當中。着實要見點財啊。請你自己回頭想想。這句話對不對。若是對的。我再算下去。雁士想了一想。道。我自二十歲起。即代人做槍潤筆。所入積算到二十六歲。大約可有五千金。知微子點頭道。積存了多少。下來。雁士道。惟其不能。

積存我纔來算命。啊。知微子道。怎麼不能積存呢。雁士道。不瞞先生說。舍間本甚寒微。十五歲上。先君見背。我兄弟五人。毫無產業。我又居長。先人見背。下來一切衣衾棺槨。都是賒欠的。一有了錢。就要加利還人。又要覓地安葬。先人還要代二。三兩個舍弟成家。教四。五兩個舍弟讀書。如何積得住。知微子點點頭道。底下二十六至三十六這步運。比上一步更高了。據閣下說。上一步運。還見過五千金。這一步運。一定能積存的了。雁士道。不錯。我自二十五歲那年。進了學。這十年之中。束修及潤筆所入。除了代四。五兩個舍弟完娶之外。短衣縮食的。還積了五千金。知微子道。那就應該拿出來。營運商業。向發財路上走了。雁士道。不幸三十六歲那年。先叔不在了。知微子道。辦一個喪事。也用不了五千金。鴈士道。先叔是實缺的山東嶧縣知縣。此缺著名。清苦。身後虧欠公私各債。不下三千餘金。只有一個從弟。年紀又幼小。交代。

不出上官押追家屬我偏偏又捐了一千金入善堂此時趕去料理是義不容辭的事等到事情理妥連運柩回籍安葬等事罄我所有也還不敷又借了數百金之債因聞得人言上海地方易於謀事所以前年到此以爲比家鄉略勝誰知大失所望欲要回去又無面江東所以特來求教知微子站起來大笑道閣下是個讀書人豈不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二十年中坐致者已達萬金天之待閣下者不爲不厚閣下乃天與勿取既不肯持此萬金去巴結貴人從仕路上發財又不肯經營商業從權術上發財更不肯重利盤剝向刮削上發財却如此浪用兄弟既有五人喪葬之事何必一人擔任四個兄弟各有各事成家讀書與你何干却一一都攬在身上至於令叔一事更爲荒唐山東與廣東相去何止千里樂得佯爲不知押追家屬試問押死了令嬪令弟可能傷及你一毛却要你如此巴結說到善堂一層更是不知

所謂了天下窮人不知其數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你豈欲功邁堯舜麼若照你之所爲餓死就在目前也雁士大怒道我來算命你便和我算命罷了誰叫你這種胡說知微子道閣下息怒須知命可算理是不可算的閣下之命如此行事又如彼此刻雖是窮途落魄也可作富家翁看了况你這手揮萬金都用在倫常善事之上還是一個高尙的富翁呢難道定要被文繡髮膏梁纔算富翁麼閣下如果一定要發財在下也有一個秘訣可以傳授但恐閣下不肯做罷了知微子附耳低聲說道你若發財速與閻羅王商量把你本有的人心挖去換上一個獸心雁士聞言登時滿心透徹通明深深一揖奉上一角命金出門佯長而去從此入山惟恐不深此結章矣何其言之痛也作者豈有恫於富翁必欲盡舉而醜詆之哉母亦有所感觸對於一部分言之耳然已不勝慨嘆矣著者嘗言生平所著



小說。以此篇爲最劣。蓋章回體例。其擅長處在於描摹。而此篇下筆時。每欲有所描摹。則怒皆爲之。先裂。故於篇首獨寫一區丙。篇末獨寫一雪哇。自餘諸人。概從簡略。未盡描摹之技也。雖然。讀者已可於言外得之矣。



宣統三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再版

〔發財秘訣〕  
〔定價大洋三角〕

著者 吳 研 人

印刷所 中 新 書 局

發行所 羣 學 書 社

上海四馬路東

發行所 月 月 小 說 社



